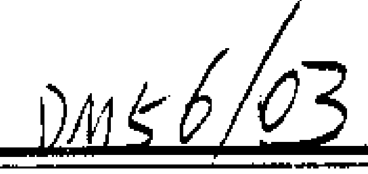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题记

《何典》，一名《第十一才子书》，又名《鬼话连篇录》，或合称《第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》。原名当为《何典》，这不仅有鲁迅先生“偶然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印的《申报馆书目续集》上看见”的“《何典》题要”为证，更有作者原序和海上餐霞客所作跋语为证。至于何以又有后三种名目，据刘半农先生《关于〈何典〉的再版》说，是“上海翻印小说的人，往往改换名目”所致。

《何典》原题“过路人编定”。“过路人”何许人也？乃清代乾嘉时上海才子张南庄。其人其事，可见本书所附海上餐霞客跋语，此不赘。

《何典》有评，评者原题“缠夹二先生”，其真实姓名为陈得仁。据刘半农先生在1926年所



买到的那部“不完全的石印”本，陈得仁乃茂苑（即江苏旧长洲县，今属苏州市），而其具体身世则迄今不详。

我知道天地间有《何典》这么一部“奇书”，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当时我读初中，寒假期间翻检父亲火余存书时看到了它，以其篇幅不巨，又有插图，便随手翻阅起来，而且越看越爱看，不料看得正有趣的时候，被从田间归来的父亲发现了。父亲慈祥而又严肃地说：“老不看谋略书，少不看鬼蜮书。《何典》是写鬼蜮的，你还是不看为好。”对父亲的教诲，我向来是不敢违拗的，只好把它放回原处。后来读大学时我又想起了《何典》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，问父亲，说是“早把它祭灶了”。我不无埋怨地说：“当年日本人烧咱们的书，一提起来，您总是恨恨不已，现在您自己倒烧起来。”父亲解释说：“日本人烧咱抢咱，那是侵略者的恶行，当然要恨。我烧《何典》，烧《八宗剑侠》什么的，不是怕少儿不宜吗。早知你读中文系，我就不烧了，还会护若头目哩。”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在天津为民制药厂当库工，“手舞足蹈滚铁桶，扬眉吐气耍木箱”——“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”时，

通过同厂友人从古旧书店买到了《何典》。我躲在我分管的包装材料库里，一口气读完了它。

无论什么版本的教科书，都没提及《何典》这部篇幅不大的章回体滑稽小说，但我一直很喜欢它。这倒不仅仅因为它可读性很强，“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”（鲁迅为刘半农校点本《何典》所写《题记》语），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；也不仅仅因为它在自古以来即已有之的“鬼文化”—“鬼文学”—“鬼小说”中应占一席不容小觑的地位；而且，还因为它是一座虽然不大却很有研用价值的语言资料库。我是学语言的，尤其看重它这一价值。

由于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依次收录有刘半农《关于〈何典〉的再版》、鲁迅《题记》和《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，作》、林守庄为刘半农校点本所写的序、刘半农《重印〈何典〉序》、太平客人的《何典》原序、作者张南庄的自序以及海上餐霞客原跋，所以关于《何典》一书的许多情况，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。需要顺便指出的是，1932年日本编纂《世界幽

默全集》时，鲁迅应“负责中国部分”的增田涉之请，曾把《何典》介绍并寄给日本出版者，称它“近来当作滑稽本，颇有名声”（1932年5月22日《致增田涉》所附《何典》介绍语）。还不能不另赘一语的是，《何典》虽然“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”（鲁迅《题记》），对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某些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，有其民主性精华，但也有其封建性糟粕；从写法和技巧上看，《何典》虽然有新异性，但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，也有失于“甚浅薄”的地方，特别是那种“‘江南名士’式的滑稽”（同上）。

天津古籍社版《何典》的底本是1933年北新书局版，但在版式处理上有所变动：一是增加了眉题；二是把刘半农的校注语随行置于相应的字词语之后的圆括号内，而原来加在所校注的字词语旁的⊙号则一并省去；三是刘半农对书中所用俚语均以○号标示之，此本则亦省之；四是省去原版重复出现在卷次后回次前的“缠夹先生评”和“过路人编定”二语；五是直接语言即“人物”对

话分行排，以醒读者眼目。另外，还请当今的书装艺术家重新设计了封面，每回有一新绘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金谷斋斋主　钟　南
癸酉岁秋九月于海河之滨

关于《何典》的再版

关于《何典》的再版，有几句话应当说明：

（一）这回增刻的，有鲁迅的一篇《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，作》，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。

（二）"空格令人气闷"这一句话，现在已成过去。

（三）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，在注释上及句读上，都有相当的改正；我就顺便在此地对于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。

（四）半月前，我又在冷滩上买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，其内容即是《何典》的下半部，但封面上写的是《绘图第十一才子书》，书中的标目，却又是《鬼话连篇录》。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，往往改换名目。可是原书中的"缠夹二先生评，过路人编定"，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"上海张南庄先生编，茂苑陈得仁

小舫评”。从这上面，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而不是上虞人（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），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。不过这张、陈两先生的身世，现在还无从考查。从前，我在《语丝》上登了个启事，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，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，希望爱读《何典》而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，不吝赐教。

刘　复

一九二六，十二，十一

题　记

《何典》的出世，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，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。我知道那名目，却只在前两三年，向来也曾访求，但到底得不到。现在半农加以校点，先示我印成的样本，这实在使我很喜欢。只是必须写一点序，却正如阿 Q 之画圆圈，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。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，虽然老朋友的事，也还是不会捧场，写出洋洋大文，俾于书，于店，于人，有什么涓埃之助。

我看了样本，以为校勘有时稍迂，空格令人气闷，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。至于书呢？那是：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，甚而至于翻筋斗，吓得“子曰”店的老板昏厥过去；但到站直之后，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。不过

这一个筋斗，在那时，敢于翻的人的魄力，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。

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，随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；又即从成语中，另外抽出思绪：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，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。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，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。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，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，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。

够了。并非博士般脚色，何敢开头？难违旧友的面情，又该动手。应酬不免，圆滑有方；只作短文，庶无大过云尔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鲁迅谨撰

为半农题记“何典”后，作

还是两三年前，偶然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《何典》题要，这样说：

> 《何典》十回，是书为过路人编定，缠夹二先生评，而太平客人为之序。书中引用诸人，有曰活鬼者，有曰穷鬼者，有曰活死人者，有曰臭花娘者，有曰畔房小姐者：阅之已堪喷饭。况阅其所记，无一非三家村俗语；无中生有，忙里偷闲。其言，则鬼话也；其人，则鬼名也；其事，则开鬼心，扮鬼脸，钓鬼火，做鬼戏，搭鬼棚也。语曰，“出于何典”？而今而后，有人以俗语为文者，曰“出于《何典》”而已矣。

疑其颇别致，于是留心访求，但不得：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，因托他搜寻，仍不得。今年

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，且将校点付印；听了甚喜。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，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，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，然而我还很踌躇，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。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，这才做得好。譬如，标点只能让汪原放，做序只能推胡适之，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；刘半农，李小峰，我，皆非其选也。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。

还未开手，而躬逢战争，在炮声和流言当中，很不宁帖，没有执笔的心思。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，说《何典》广告怎样不高尚，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。这颇使我凄然，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，而且也以为“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”。从此一见《何典》，便感到苦痛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是的，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，无论高的或矮的，白的或黑的，或灰的。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，而我谓之困苦。我所谓困苦之一端，便是失了身分。我曾经做过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，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，还讲身分么？

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。我虽然"深恶而痛绝之"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，却究竟不是"学匪"世家；见了所谓"正人君子"固然决定摇头，但和歪人奴子相处，恐怕也未必融洽。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，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，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？就是做一个满嘴"他妈的"的广告也何足为奇？然而呀，这里用得着然而了，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，又做过几年官，和所谓"孤桐先生"同部，官——上等人——气骤不易退，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。又要然而了，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，兼差倒可以。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，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，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，不过"大报"上决不会登出来，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。

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，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，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，但总而言之，书籍具在，势必有人懂得。所以他的正业，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。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；他兼差又没有。那么，即使我是怎样的十

足上等人，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。既要印卖，自然想多销，既想多销，自然要做广告，既做广告，自然要说好。难道有自己印了书，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，请列位不必看的么？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，那是西滢（即陈源）做的。——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：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，只要一看我的《华盖集》就明白。主顾诸公，看呀！快看呀！每本大洋六角，北新书局发行。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“著中国权力史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
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，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，夜雨潇潇地下着，提起笔，忽而又想到

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，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，只得写出来，而且还要印上去。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，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，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，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——不过说，在此时，使我回忆从前，念及几个朋友，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
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，虽然不像东西，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。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，并且发表出去，也作为《何典》的广告。

鲁迅

五月二十五日之夜，碰着东壁下，书。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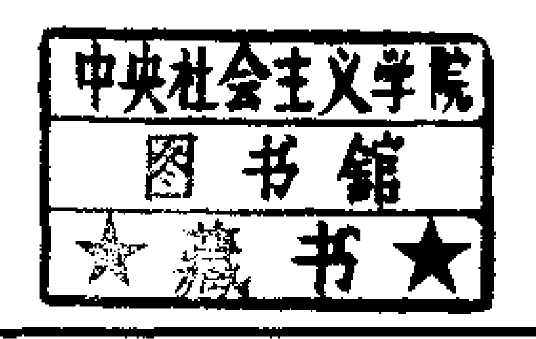
《何典》快要再版，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，我是很高兴的；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，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

我说考订方言之难，就难在这一个“方”字：大方里有小方，小方里又有小方，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。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，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，会传染到某家来，而某家的语言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。

曾国藩说：“风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。”这方言的形成，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“方言作家”：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

冬烘先生，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，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，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，以及戏台上的丑角，书场里的说书先生，……他们都会拆空心思，创造出无数的长言俗语：有譬喻，有谜语，有警句，有趣语，有歌谣，有歇后，（何典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，别的书上也少见，这种语法，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。如“括勒松□”歇为“脆”，谐音则为“臭”，臭读如脆；“乒灵乒□”歇为“冷”，也是谐音；“结格罗□”歇为“多”……等，这种歇后很是有趣，很是盛行。）……形形色色，花样很多，其中精到的，再得了相当的机会，就会传之久远。

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：譬如“吃马屁者”叫做“喜戴高帽子”，它的来历是：“尝有门生二人，初放外任，同谒老师，老师谓：‘今世直道不行，逢人送顶高帽子，斯可矣。’其一人曰：‘老师之言不谬，今之世，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！’老师大喜。既出，顾同谒者曰：‘高帽已送去一顶矣！’”又如“羞耻”叫做“鸭尿（读如死）臭（读如脆）”，它的来历是：“鸭性好洁，偶一遗尿，必赴水塘浴之，恐污其羽，



义恐被人知也。故鸭一名羞耻。见诸宋汪龙锡《目存录》，明丘留《遗闻小识》，王恪遁《笔谈》诸书。”——胡德《沪谚》。照这样看来，“三姊嫁人心弗定”一定也有一段典故，可惜已无从考据了。

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，所以极容易转变，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。张南庄时代的“肉面对肉面”现在会变成“亲人对肉面”；“飞奔狼烟”现在已失传，只存类似的“飞奔虎跳”；而上海的“二姊姊”已晋级，江阴的却老不长进。

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，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。在《何典》上有“蓦”“投”“戴”“账”“壳账”“推扳”（按推扳应作“差”解。沪语中有“瞎子吃曲，推扳一线”句；说这人本事不差，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）……等字。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，考证的功夫，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。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，王念孙其人，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，却没有得到土著的向导，那末他们难免迷失道路，或是白走了一遭，徒劳跋涉。

至于考订古方言那更是难之尤难了！那些训诂家，考据家，终身埋首在古书堆中，把心血洒成了自信并能取信于人的见解理论，一面自己在沾沾自喜，恐怕古人还在一面嗤笑他呢！但是，我要郑重声明一句：这段话我并不挖苦考古家，反对考古。

末了，我看考订方言固然是一件难事，但是各方的人如能专管本方的事，先做一个深入的研究，倒是容易成功的。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，大家"一方燕子衔一方坭"，把自己的"大方"或"小方"里的"言"，着手搜集，分析，综合，考证，注释起来，做成"□□方言考"，"□谚"……一类的书；或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，多著些《瓦釜集》出来，给贵方言出出风头，教外方人尝异味。——

就让这再版的《何典》鼓励大家做这个工作罢。

一九二六，十，二十七
林守庄序于畏烟楼病榻上

重印何典序

吴老丈屡次三番的说，他做文章，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。这小书名叫《岂有此理》；它开场两句，便是"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"

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，就连忙买部《岂有此理》来看，不对，开场并没有那两句；再买部《更岂有此理》来看，更不对，更没有那两句。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"街楦头"（是他令兄"红履公"送他的雅号），而且是一到书摊子旁边，就要摊下铺盖来安身立命，生男育女，生子抱孙的。以他这种资格，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，无如一年又一年，直过了五六七八年，还仍是半夜里点了牛皮灯笼瞎摸，半点

头脑摸不着。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："此吴老丈造谣言也！"

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？不过是记错了个书名，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。

我得此书，乃在今年逛厂甸时。买的时候，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，并没有细看内容。拿到家中，我兄弟就接了过去，随便翻开一回看看；看不三分钟，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"这书做得好极，一味七支八搭，使用尖刁促掐的挖空心思，颇有吴老丈风味。"我说"真的么？"抢过来一看，而开场词中"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"两句赫然在目！

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："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了。"

于是我乃悉心静气，将此书一气读完。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，真是一丝不差，驴头恰对马嘴。

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，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，也全不避忌；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，反觉得别有风趣。在吴文中，也恰恰是如此。

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，乃是今日

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。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，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，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，兴会淋漓。

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采绝不相同的词句，紧接在一起，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。(例如第四回中，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，上句说“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”，是句极土的句子，下句接“也觉风光摇曳，与众不同”，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)这种作品，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。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味；看他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轻轻的一搭凑，便又捣了一个大鬼。

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，全都看得米小米小；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，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。这样的态度，是吴老丈直到“此刻现在”还奉行不背的。

综观全书，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，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。这种作品，可以比做图画中的 Caricature；它尽管是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都变换了，将人形变做了鬼形，看的人仍可以一望

而知：这是谁，这是某，断断不会弄错。

我们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，也就不难知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。

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，吴老丈却是个“青出于蓝”，“强耶娘，胜祖宗”的大门生；因为说到学问见识，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。但这是时代关系，我们那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，请她穿上高低皮鞋去跳舞，被人一声声的唤作“密司”呢！

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，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（用○号），又略加校注（用⊙号），以便读者。事毕，将我意略略写出。如其写得不对，读者不妨痛骂：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

刘　复

一九二六，三，二，北京

序

昔坡公尝强人说鬼；辞曰无有，则曰“姑妄言之”。汉《艺文志》云：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。由是言之，何必引经据典而自诩为鬼之董狐哉？吾闻诸：天有鬼星；地有鬼国；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；卢充有鬼妻，生鬼子；《吕览》载黎邱奇鬼；《汉书》记篠亭冤鬼；而尺郭之朝吞恶鬼三千，夜吞八百，以鬼为饭，则较钟进士之谈鬼尤甚。然或者造无为有，典而不典。若乃“三年伐鬼”，则见于《书》；“一车载鬼”，则详于《易》；“新鬼大，故鬼小”，则著于《春秋》。岂知（知，当作止）韩昌黎之送穷鬼，罗友之路见揶揄鬼，借题发挥，一味捣鬼而已哉？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

语，记其道听途说，名之曰《何典》；其言则鬼话也，其人则鬼名也，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，扮鬼脸，怀鬼胎，钓鬼火，抢鬼饭，钉鬼门，做鬼戏，序搭鬼棚，上鬼党，登鬼箓，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。此不典而典者也。吾祗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，或入于鬼窠路云。

太平客人题

序

无中生有，萃来海外奇谈；忙里偷闲，架就空中楼阁。全凭插科打诨，用不着子曰《诗》云；讵能嚼字咬文，又何须之乎者也。不过逢场作戏，随口喷蛆；何妨见景生情，凭空捣鬼。一路顺手牵羊，恰似拾蒲鞋配对；到处搜须捉虱，赛过掘迷露做饼。总属有口无心，安用设身处地；尽是小头关目，何嫌脱嘴落须。新翻腾使出花斧头，老话头獭成旧马桶。阴空撮撮，一相情愿；口轻唐唐，半句不通。引得人笑断肚肠根，欢天喜地；且由我落开黄牙床，指东说西。天壳海盖，讲来七缠八丫叉；神出鬼没，闹得六缸水弗浑(浑，疑当作净)。岂是造言生事，偶然口说无凭；任从掇册查考，方信出于《何典》。新年新岁，过路人题于罨头轩。



目录

何典卷一

第 一 回

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

词曰：

不会谈天说地，不喜咬文嚼字，

一味臭喷蛆，且向人前捣鬼。

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

——右调《如梦令》

自从盘古皇手里开天辟地以来，便分定了

上中下三个太平世界。上界是玉皇大帝领着些天神天将，向那虚无缥渺之中，造下无数空中楼阁，住在里头，被孙行者大闹之后，一向无事，且不必说他。中界便是今日大众所住的花花世界。那些古往今来，忠孝节义，悲欢离合，以及奸诈盗伪，一切可喜、可惊、可笑、可恨之事，也说不尽许多。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。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，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，判官小鬼，相帮着筑个酆都城，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，住在里头称孤道寡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阴山乃下界第一个名山，其大无外，其高无比。一面正临着苦海，真个是上彻重霄，下临无地。山脚根头有一个大谷，四面峰峦围绕，中间一望平阳，叫做鬼谷。谷中所住的野鬼，也有念书的，也有种田的，也有做手艺、做生意的。东一村，西一落，也不计其数。

其中单表有一处，名曰三家村。村中有一财主，叫做活鬼。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。到这活鬼手里，发了横财，做了暴发头财主，造起三埭院堂四埭厅的古老宅基来，呼奴使婢，甚是受用。家婆雌鬼，是打狗湾阴间秀才形容鬼的姐姐。夫妻两个，都已半中年纪，却从未生育。

一日，因活鬼的散生日（散生日谓通常小生日。散字上读），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，沽了一壶淡水白酒，要替老公庆阴寿。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，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，搬出菜来：一样是血灌猪头，一样是斗昏鸡，一样是腌瘪雌狗卵，还有无洞蹲蟹，笔管里煨鳅，捩弗杀鸭——大碗小盏，摆了一台，欢呼畅饮。

正在吃得高兴，活鬼道："我们夫妻两个，一钱弗使，两钱弗用，吃辛吃苦，做下这点牢人家。如今年纪一把（年纪一把，犹言已有年纪了。把，握也；言有许多年纪，可以握得着一握也。有一笑话，可证此一把二字之义：——昔有一家，有子三人，长曰学问，次曰年纪，三曰笑话。一日，同出砍柴。日暮归来，父母问得柴多少，则学问全无，年纪一把，笑话一担），儿女全无，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，岂不是买咸鱼放生，死活弗得知的！"

形容鬼便道："虽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，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十，要儿子也养得及，愁他则甚？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，他说阳间有什么求子之法：倘然没有儿子，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，舍个数，便即生子，真是如应如响的。姐夫何不去试他一试？"

活鬼道："那里有这话？神道岂是来替人养儿子的？"

雌鬼道："莫道无神却有神。既有这个老法则，我们去试试也不落脱啥（啥，犹言什么）官衔。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为鬼一世。"

活鬼道："试试诚然不妨。但到那里去求好？"

形容鬼道："我闻得孟婆庄那里有座五脏庙，庙里有三个天尊，极是有灵有圣，姐夫要求，须到那里才是。"

活鬼道："这里到孟婆庄，路程遥远的，那里便当？"

形容鬼道："路程虽远，都是些水路。坐在船里，与游春白相一般，有甚不便当？"

活鬼道："既是这般说，老舅可一同去走走，觉得热闹些。"

形容鬼道："且待你逢好日出门时，我来奉陪不迟。"

活鬼道："拣日不如撞日，就是明日便了。"

形容鬼道："这也极通。只是明日就要起身，今日须当预先端正，省得临时上桥马撒尿，手忙脚乱的。我也要回家说声，方好同去。"

活鬼道："这个自然。"一面说，又吃了几钟罚酒，用过矮面，形容鬼作别回去。

活鬼便到鬼店里买了些香烛之类，又叫了一只两来船回来，千端百整。到了次日，活鬼便教鬼囡先把行李搬在船上，一面端整早饭。凑巧形容鬼也到船头了（船头二字，应排于下文一同来到之下），便大家吃饱了清水白米饭，喊鬼囡跟了，一同来到。形容鬼伸着后脚，跨上船去，只见那只船直洸转来，几乎做了踏沉船，连忙拔起脚道："姐夫，怎么叫这只船？如此洸法！"

活鬼笑道："亏你做了阴间秀才！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！"

形容鬼道："有甚说话，我却不记得。"

活鬼道："《孟子》上说的：然而不王者（然船同音，王洸同音），未之有也。一只两来船，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，教他怎么不洸？"

形容鬼也笑道："我虽做了秀才，那些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都已呕还先生，那里还有记得？"

两个说说笑笑，上了船，艄公便把船撑开，摇着干橹，慢慢的一路行去。

活鬼道："这里到孟婆庄有许多路，若这般初一一橹，初二一橹的，几时才到！为甚不使起

篷来?”

艄公道:“使篷须看风色。如今尚在阴沟里,七弯八曲的,一路风头弗顺,怎么使法?相公既然要紧,待我们伙计上去背(背,拉也)起水纤来,就快了。直等到了奈河里,才好使篷。”

活鬼道:“既如此,快上去背。”

艄公便把船停住。船上伙计注好纤绳,跳上干岸。活鬼便教鬼囡替他把船撑一撑。鬼囡拿起撑篙,用尽平生之力,望岸上一撑,不道趁水推落,船便望着对岸直掼转去。

艄公道:“你这小弟弟,真是个笨贼!又弗是撑弗开的船头,何消用这瞎气力。撑船也要捉顺丝缕,望前撑去,怎倒这般横撑船起来!你可坐下,如今不用撑了。”

鬼囡便放下篙下,跷起半爿卵子,坐在船头上,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撑。到得阴沟口头,只见经岸旁边,蹲着一只愤气癞团(癞团,哈蟆之一种,体大而周身凸凹不平,亦称癞蛤蟆),抬头望着天上一群天鹅,正在那里想吃天鹅肉,看见他们船过,便望清白河水里一跳,却被一条倒拔蛇衔住不放。鬼囡忙拿起洗屄拖纷(拖纷,即拖把),却待打去。

活鬼喝道："蛇自过，犬自行，你去打他则甚？"喝声未绝，鬼囡已将拖纷打下，恰正打蛇打在七寸里，早已命尽禄绝，浮在水面上。癞团也随风逐浪去了。

船已出了阴沟，到得奈河里，凑巧遇着极顺的鬼阵头风。但见来往船只，也有随风转舵的，也有趁水推船的，尽在那里颠篷掉抢。活鬼大喜，忙教艄公也快使起篷来。艄公便把十二叶篷扯足了，那只船便云飞射箭一般，望前行去。

形容鬼道："姐夫闷了几时，如今这样顺风顺水，难道还不开心？"

两个说说笑笑，正在高兴，只见艄公手忙脚乱的落下篷来。

活鬼道："难得这样兜艄（兜艄，言正对船尾）顺风，怎么就要落他？"

艄公道："前面奈河桥来了。"

活鬼向前一望，只见那桥还远远的，看去不甚分明，便道："桥还远着多哩，怎就这般要紧？"

艄公道："我们行船的老秘诀，须要远桥三里就落篷，方能船到桥，直苗苗。"

活鬼无奈，只得由他落下，仍把干橹摇着。

看看来到桥边，只见一个老鬼，颈上挂串数

珠，腰里束条黄布，双手捧了卵子，跨着大步，慢慢的跑过桥去。

活鬼笑道："你看这老鬼，怎不把紧桥栏杆，倒捧好了个张骚硬卵？难道怕人咬了去不成？"

艄公道："相公们不知道来奈河桥上，出了一个屁精，专好把人的卵当笛吹。遇有过桥的善人老卵常拖，他便钻出来蓦卵脬一戴（蓦，谓凶猛卤莽之接触，如"蓦头蓦面乱打"。戴，读入声，尝也。此句现已转为"蓦卵脬瞎撞"），把卵咬住不放，多有被他咬落的。饶是这等捧好，还常常咬卵弗着咬了脬去。所以那些奈河桥上善人，都是这般捧卵子过桥的。"

形容鬼道："真是山山出老虎，处处有强人。我们打狗湾里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，叫做甚么蛐蟺哥，有时伸长倘（倘，当作躺）脚，睏在路头路脑。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，不小心踏着了他，便两头一齐跷起，吹出一口斜气来，把人呵得卵脬大如腿，连走路都是不便当的。"

说话之间，不觉船已过桥，仍旧扯足满篷，往前行去。

到了孟婆庄上，艄公把船歇定。两个上了岸，鬼囡拿着香篮，一路去寻那五脏店，不题。

且说那孟婆庄当初不过一个小小村落，甚是荒凉。自从孟婆开了茶馆，那些闲神野鬼，都来吃清茶顽耍，登时热闹起来。这些左邻右舍，见了眼热（眼热，犹言眼红）不过，也不顾开店容易守店难，大家想吃起生意饭来，也有开鬼酒店的，也有开鬼豆腐店的，也有开鬼南货店的，渐渐的只管多起来。这家起屋，那家造房，日积月累，不觉成了个大鬼市。真个是鬼烟凑集，闹热不过的。

这里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来，到了孟婆茶馆门首，看他门面上挂个回报招牌，写着“来扇馆”三个白字。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，蛇头接尾爬的前门进，后门出，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烊易（烊易，谓因摩擦多而消损）了。

形容鬼便道：“出名的孟婆汤，从不曾吃着滋味。我们难得到此，不可错过，进去吃他一碗尝新。”

三个走进店堂里，拣个好坐场，爬抬（抬，当作枱）搁脚的坐定。走堂的看见，便滴了三碗孟婆汤，放在桌上，问道：“客人可用小点心么？”

形容鬼道：“有什么好点心？也用得着些。”

走堂道：“这里有丢头蒸卷，沥干团子，酥

迷糖，搲迷露做饼，都是出名的。”

活鬼道：“我倒还要去烧香舍数，有素的才好。”

走堂道：“迷露饼酥迷糖俱是素的。”

活鬼道：“酥迷糖是要馋唾（馋唾，唾液也）去拌的，反弄得馋唾拌干，倒是饼罢了。”

走堂去顶了一泛供（泛供，木盘也）饼来，摆在面前。三个狼飧虎咽吃了一阵，会过茶钱，起身问道：“这里有座五脏庙在那里？”

走堂把手指着道：“你们跨出大门，一直望前跑去，碰鼻头转湾，到了市梢头，就看得见了。”

两个依言走去，到了庙前，只见两扇庙门，半开半掩，闾（闾，读如希，谓露出一线，隙字之音转）着一条夹漆缝。形容鬼即便踏上阶沿去，推开庙门，看是甚么神道。只见中间塑着个鏖糟弥陀佛，落开那张硕死嘴，凸出了宽急肚皮，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；两旁塑着四个杉木金刚。转入后面，来到大殿上，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，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，张开一双无眉眼，落开一个黄牙床，露出那个大喉咙，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，左手捏着入门诀，右手搲个送死拳

头；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，绯红一个狗獾面孔，两只软耳朵，颐下七五根凿孔注牙须；下首是苦恼天尊，信准（信准，犹言当真是、果然是）那个冷粥面孔，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，一个线香鼻头，鼻头管里打个桩子。东边挂一口木钟，西边架一面边鼓。侧首坐着几个歪嘴和尚，把捧（捧，当作棒）捶敲着木鱼，正在那里念那夹和（夹和，谓乱七夹八；和字去读）《金刚经》，看见他们入来，晓得是烧香的，慌忙起身相迎。一个向鬼囝手里接了香篮，取出那对倒浇蜡烛来点着，又把断头香烧在炉里；一面撞起木钟，打着边鼓，伺候拜佛。活鬼朝上跪下，通陈了心事，磕了一顿响头，方才起来与和尚施礼。

说了几句死话，正要坐地，形容鬼道：“好佛在后殿，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。”和尚便陪了他们，来到后面。看时，却正是那新修好的五脏殿，当中坐个瘪嘴那谟（那谟，即南无）佛，两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罗汉，活鬼忙磕下头去。

形容鬼道：“姐夫果然一念诚心，见了大佛磕磕拜。”

活鬼道：“既到这里，岂可拣佛烧香。”

形容鬼等他拜完了，便道：“姐夫可要数数

罗汉去?”

活鬼道:“怎么数法?”

形容鬼道:“挨顺了逐尊数去,数着好的便好,数着歹的就歹。”

活鬼道:“你先数。”

形容鬼便逐一数去,恰数着了鸭蛋头菩萨。活鬼也照样数去,却是大耳朵菩萨。

和尚道:“两位相公真是有福气,数着的都是好菩萨。”

鬼囡便道:“待我也来数数,看是甚么菩萨。”一路数去,只见那尊神道鬼眉鬼眼,甚觉难看,便问道:“这可是救命王菩萨么?”

和尚道:“不是,这叫做摩化傷煞神君!”

正在说笑,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,放出一个热屁来,连忙揞(揞,读如暗上声,掩也)住屁股道:“撒屁常防屎出。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?”

和尚把手指着道:“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,抄过了弄堂便是。”

形容鬼依言走去,果有一只牢坟坑,上面铺着石屎坑板。一群臭老鼠,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,看见形容鬼到来,一哄走散。形容鬼恐怕爬

坑缸弗上，做了一个大势头跨上板去。往下一看，坑里都是夹弗断屎连头（连头，犹言橛子），无万大千的大头蛆，在内拥来拥去。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，撩开尖屁股，显出那个无框档的碗大屎孔，蹲在上面，一连放了十七八个臀后屁，随后屙出一大堆软屎来，几乎连那条葱管肚肠都屙落了！

出空了肚皮起来，束好裤子，正要走动，忽闻坑里有呜咂之声；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落坑狗，在里头嚼蛆。形容鬼见旁边竖着根青竹头，便拿起来望狗身上戳去。那只狗看见，便喤的喷出一口臭蛆来。形容鬼大怒，把青竹带戳带搖的掏了一阵，搅得希臭膨天，那只狗打急了便涌身望上跳将起来。形容鬼恐被搧累，忙把身让开，被他投（投字去读，突字之音转）穿屎坑门逃了去，遂把竹头放下，走到五脏殿里。

活鬼正与和尚坐在懒凳上说话，看见形容鬼走到，便向身边挖出肉里钱来，送与和尚做香仪。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，送与活鬼道："相公拿回去，倘有小舍人（小舍人犹言小官人，对小儿之敬称）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，来不及，滴汤吃了就好的。"

活鬼接在手中，千谢万唔噪的辞别起身。和尚直送出了山门，方才进去。

两个一路回来，到得船上，已经有天无日头哉，连忙扳转船头就摇。谁知这阵鬼阵头风还没有住，一路都是顶头（顶头，犹言正对船头）大逆风，摇了几日方能到得三家村里。两个起岸回家；艄公随同鬼囡搬了行李起来，算清船钱去了。活鬼自与雌鬼说了一回烧香的话，形容鬼也辞别回去，不题。

可煞作怪，是夜雌鬼便捏鼻头做起梦来：梦见一家神道，领着一个行当小伙子（小伙子，少年人也），走进房中，对着雌鬼道："感汝夫妻求子虔诚，今特赐汝一子，乃阳间白面书生下降，将来后福非凡。汝可用心保护。"只见那小伙子走至床前，揭开雌鬼被头，□着雌鬼膀罅裆里乱钻。雌鬼着急，忙把手去推，那里推得住？已被他钻入肚里去了。

吓出一身冷汗醒来，告诉活鬼。活鬼道："既是天尊显圣，将来生子是十拿十稳的了。但不知这尊神道是甚么模样的。"

雌鬼道："我也看不仔细，只见他眉毛打得结着。"

活鬼道："不消说，这是苦恼天尊了。"

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小鬼来。夫妻大喜，如获至宝。形容鬼晓得生了外甥，又是他撺掇去求来的，如何不喜？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，一块猥腿肉，几条放生咸鱼，一盘切只箍卖鸭蛋，教个毛头囡挑了，自己戴了高帽子，穿件万年衣，来到姐夫家。正值活鬼在家里烧三朝，就唱个扁喏，道了喜。坐了一回，随到房中来问姐姐的安。

雌鬼道："兄弟来得正好。你是读书人，可替外甥题个鬼名。"

形容鬼想了一想，道："就叫做活死人何如？"

活鬼大喜道："极好，正是这等便了。"

只见鬼囡走来说道："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到了。"

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，一面就摆出酒来，大家坐下。正是酒落欢肠，猜拳豁指头的吃了一阵。

内中一个对门乡邻，叫做扛丧鬼，问道："前日闻得活大哥曾到五脏庙去求子，因此得了令郎。不知那里学来这个妙法？却是怎样求的？

乞指示一二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”

活鬼道：“我本也不知就里，是个新死亡人说起，阳间有此法，因此亦去试试；也不过烧炷香，许个愿罢了，不料果有灵验。”

又一个隔壁乡邻，叫做六事鬼，便接口道：“许了甚么愿，就这等感应的快？”

活鬼道：“那时也不曾壳账（壳账，犹言预备，疑是“估着”或“估账”之音转）这般灵验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：‘倘然生了儿子，便把天尊来做家堂菩萨，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。’说便这般说，只是太许大了，一歇晨光（一歇晨光，犹言一时之间）还弗起。料想口说无凭，天尊也不计较的。”

扛丧鬼道：“这使不得！老话头：宁许人，莫许神。既然许出了口，也是缩弗转的。难道好拔短梯不成？将来怎好再见天尊面？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，也不必像孟婆庄那里造这大庙，正叫乡下狮子乡下跳，将就起只三进四院堂的小庙来供养着，就是了。”

活鬼道：“诸事也还容易，只是寻那块屋基地，又要好风水，又要无关碍，却倒千难万难。”

扛丧鬼道：“村西头那片势利场，青草没人

头的精空在那里，何不就起在上面？大家烧香便当，岂不好么？”

六事鬼不觉拍手拍脚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极通，极通。活大哥快些起起庙来，我们都来烧香。”

活鬼道：“忙不在一时。且待小儿满了月，那时拣个吉日良时动手不迟。”

众鬼俱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遂都起身谢别回去。

活鬼送众鬼出门，回来告诉雌鬼，雌鬼也甚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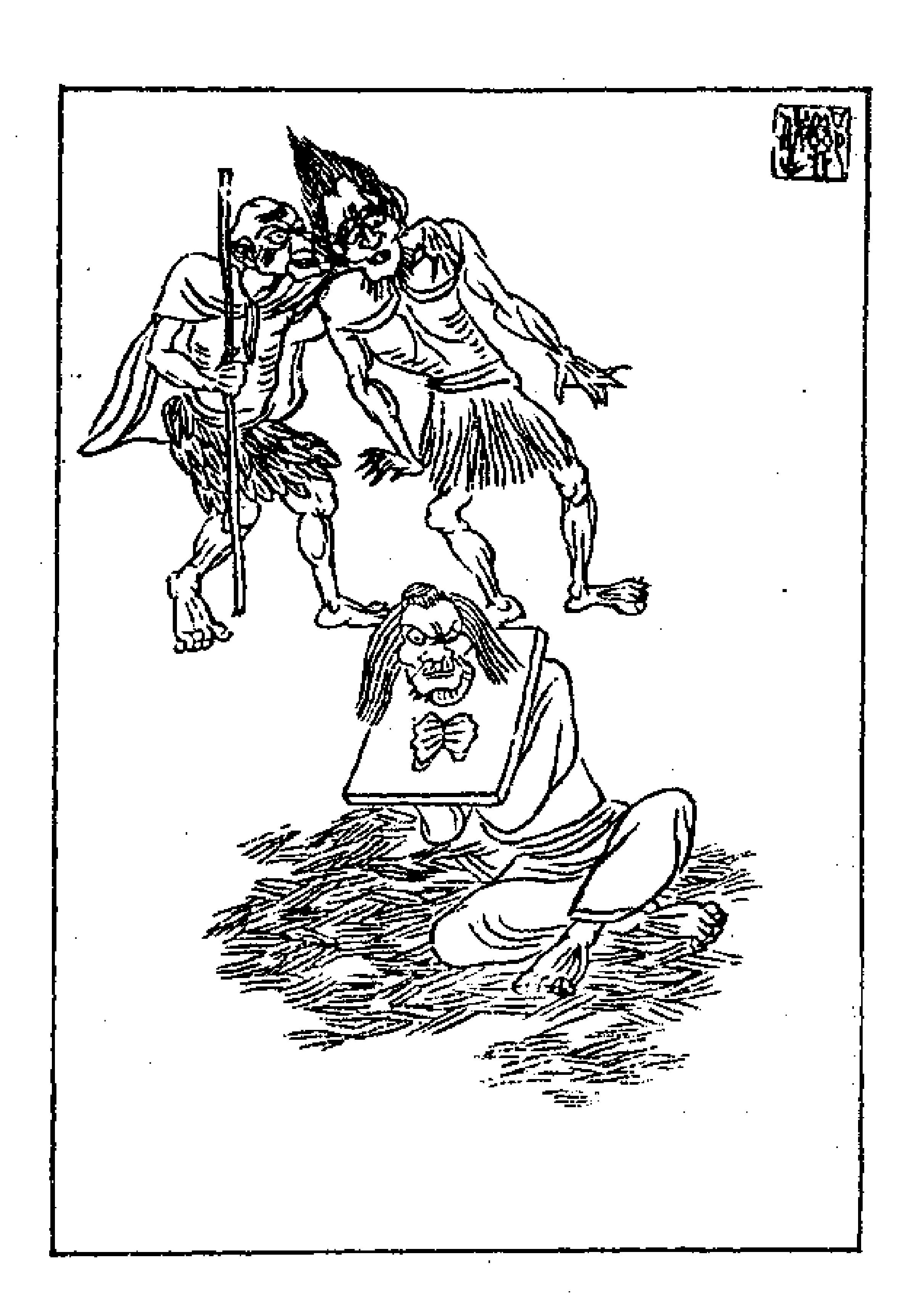
日子易过，不觉已是满月。随又斋（斋，设斋供奉也）了别过老寿星，抱出活死人来。剃头人便把他兜头一杓冷水，拿起缸爿来就剃。真是冷水剃得头发落，顷刻剃了光光头。又做下许多桩（桩，似当作装）柄糍团，各处蟠藤亲眷都送过了。然后拣个好日，端正（端正，预备也）木石砖瓦，到势利场上来起造鬼庙，不题。

只因这只庙一起，有分教：非惟赔饭折工夫，还要担钱买憔悴！要知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无官一身轻，有儿万事足。活鬼既做了财主

家边，岂不望养儿待老。无如力不从心，只好付之天命。一旦得新死亡人传闻之言，方知天底世下，除了死法，更有活法。于是不顾路程遥远，乘船驾榰，一念诚心，烧香舍数。虽不免闲时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之诮，然早已感动神明，梦中送子；遂能怀着鬼胎，生出小鬼。将来靠老终身，传宗接代，不怕无鬼顶扛（顶扛，犹言对付或担当）。岂非神圣有灵，佛天保佑乎？雌鬼云：“莫道无神却有神”，诚然哉。



何典卷二

第二回

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

词曰：

自家下种妻怀胎，反说天尊引送来。
只道生儿万事足，那知倒是祸根荄。
做鬼戏，惹飞灾。赃官墨吏尽贪财。
银钱诈去犹还可，性命交关实可哀。

——右调《思佳客》

话说活鬼因求着了儿子活死人，要在这三家村势利场上起座鬼庙来还那愿心，办齐了砖头石块，撻（撻，当作捎）下无数木梢，叫了五色匠人，那消半年六个月，早已把座鬼庙造得齐齐整整。中间大殿上，也塑三位天尊。因梦中送子来的是苦恼天尊，故把他塑在劈居中。上首塑了穷极无量天尊，下首塑了逍遥快乐天尊。那些相貌装束，都照依孟婆庄那里一样。山门里塑个遮眼神道，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，代替了懊躁（懊躁，据前当作鏖糟）弥陀佛。后面也换了一尊半截观音。又请一个怕屄和尚，住在庙中侍奉香火，收拾得金光灿烂。

村中那些大男小女，晓得庙已起好，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。正是烧香望和尚，一事两勾当。见了后殿半截观音，尽皆欢天喜地，道："向常村里娘娘们要烧炷香，都要赶到恶狗村火烧观音堂里去，路程遥远的，甚觉不便。如今这里也有了观音，岂不便当？"大家感激活鬼不了。

扛丧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，对了枝枝分（对，集也。分，去读），直到鄷都城里，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戏子，来替活鬼敬神贺喜。就在新庙前搭起一座大鬼棚来，挂了许多招架羊角灯，排下

无数冷板凳。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，无千无万，几乎把一片势利场都挤满了。

活鬼也办了祭礼，同着雌鬼到来斋献。把三牲抬入庙中，摆在金枪架子上。众鬼看时，当中是一头猪圈里黄牛，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，下首是一腔舔刀着哄哄，还有许多供果，素菜，鬼馒头，堆满了一供桌。活鬼到了神前，把松香掺在炉里，敬了三杯滴血酒。夫妻都磕了头起来，谢了众鬼，一齐到棚中坐定。

只见班中那个老戏头，把戏单送来，请活鬼点戏。

活鬼道："我是真外行，点不来的，随你们拣好看的做便了。"

形容鬼伸长颈骨，把戏单一望，便道："这些老戏目，都是大王爷串的。今日我们求子还愿，是阴间创见的事，须做几出新戏，才觉相称。"

老戏头道："要新戏易如反掌。我们班中新编的几出话把戏，却都热闹好看。"

众鬼都道："如此甚妙。"戏头便向众脚色说了，打起闹场锣鼓，舌头上跳过加官，后面一出一出的只管做出来。众鬼看时，却是些鬼闹张天

师，钟馗嫁姊妹，观音抽肚肠，金刚箍铁尺，六贼戏弥陀，赌神收徒弟，寿星游虎邱，小鬼跌金刚，许多新戏，果真热闹好看。众鬼喝采不迭。

正在看得高兴，忽然戏场上鸦飞鹊乱起来。那些看戏的，都一斜眼望着闹处拥将去，口中说道："去看酒鬼相打。"

原来扛丧鬼是这三家村里的鬼地方（地方，地保也），听得有鬼相打，忙随众鬼转去。看时，已经打过。但见一个死鬼，打得血破狼藉，直僵僵躺在地下。

扛丧鬼看见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忙问道："这是甚么鬼？为着何事？被谁打死的？"

有认得的说道："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，叫做破面鬼，正诈酒三分醉的在戏场上耀武扬威，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，不知撞了荒山里的黑漆大头鬼，恰正钉头碰着铁头，两个牛头高，马头高，长洲弗让吴县的就打起来了。可笑这破面鬼枉自长则金刚大则佛，又出名的大气力，好拳棒。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，也就经不起三拳两脚，一样跌倒地下，想《拳经》不起来了。"

扛丧鬼道："既是黑漆大头鬼打死的，如今凶身那里去了？"

众鬼道："逃去长远了。"

扛丧鬼道："你们既然亲知目睹，怎不拦住了他，却放他逃了去？"

众鬼道："你这地方老爹又来了！那黑漆大头鬼是要在饿鬼道上做大伙强盗的。饶得破面鬼这等气力，尚不够他三拳两脚就送了终。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，那个拦得他住？难道性命是盐换来的么？"

扛丧鬼听了无可如何，只得回到棚中，对众鬼说知。众鬼晓得催命鬼是当方土地手下第一个得用差人，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，专一在地党上（地党上，犹言地方上）扎火囤，拿讹头，吃白食诈人的。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，怎肯干休？少弗得要经官动府，恐怕缠在八斗槽里，尽皆着急。也等不得完戏，忙把戏子打发起身；一面拆棚，一面去报催命鬼得知。那些看戏的野鬼，见戏子已去，大家尽怕纠缠，顷刻跑得干干净净。活鬼随同众鬼，将许多家私什物，忙忙的搬回家去。幸亏人多手杂，一霎时都已七停八当。扛丧鬼自在庙前照应，等这催命鬼到来。

不一时，催命鬼领了几个弟男子侄来到庙前。扛丧鬼接着，先告诉了一通，领他看过尸灵

横骨，然后说起“凶身逃去，如今作何计较”。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，只壳账赶来打个撒花开顶，杀杀胜会，再诈些银钱用。不料到得庙前，却早静悄悄地，已是败兴；又听得凶身是荒山里黑漆大头鬼，不觉冷了下半段，免不得也做起尸亲面孔来，说道：“戏场上人千人万的所在，青天白日，由强盗到来，把平民百姓打死，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，倒说作何计较！亏你做了鬼地方，说出这样风凉话来！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，只要交还我凶身，万事全休。若交代弗出，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，还不得干净哩！”说罢，就要回去。

扛丧鬼着急，连忙一把拖住道：“你也不必性急。凡百事体，也须有话熟商量。我们且到庙里去，斟酌一团道理出来。”把催命鬼引入鬼庙里坐下说道：“这个凶身，莫说我交代弗出，就是官府，只怕也不敢轻易去拿他的。依我算计，倒不如捉猪垫狗，上了活鬼的船罢。”

催命鬼道：“怎么上他的船？”

扛丧鬼道：“这节事，皆因为活鬼养了嫡头大儿子，说是甚么天尊送来的；因此白地上开花，造着鬼庙，又做甚么还愿戏，以致令弟遭此

一劫。那活鬼是个暴发头财主，还不曾见过食（食，是世字之音转）面。只消说他造言生事，顶名告他一状，不怕不拿大锭大帛出来买静求安，连土地老爷也好作成（作成，犹言照顾）他发注大财。你道如何？”

催命鬼笑道：“我正肚里打这草稿，不料你的算计，却倒与我暗合道妙，可称英雄所见略同。自古道：无谎不成状。正是这等干去便了。”就在庙里写好状词，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，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。

原来那土地叫做饿杀鬼，又贪又酷，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。平素日间，也晓得活鬼是个财主，只因蚂蚁弗叮无缝砖阶，不便去发想。忽见催命鬼来告他，知道大生意上门，即便准了状词。因催命鬼是原告，不便就差人，另签了令死鬼立时立刻去拿活鬼。自己一面坐了狗络轿，许多仵作皂隶簇拥着，来到鬼庙前。令死鬼已将活鬼及隔壁乡邻六事鬼都已拿到。扛丧鬼这日做了尸场上地方，好不忙乱！土地到了尸场上，相过了尸，又将鬼庙周围看了一回，即便坐在庙中，先叫扛丧鬼上去，责他做了鬼地方，不曾预先举报，打了几十迎风板子。再叫六事鬼去，也

要揿住两头打当中。幸亏六事鬼口舌利便，再四央求，方才饶了。然后叫活鬼上去，不问情由，就是一顿风流屁股，打得活鬼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“爷娘皇天”的乱喊。及至打完了，问他“为甚造言生事”，活鬼已经吓昏，那里回报得出？就说三言两语，也是牛头弗对马嘴的。土地也不再问，把他上了全副刑具，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。

雌鬼在家里，得知这个消息，吓得两耳朵㧟白，忙与形容鬼相商。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经络，茫茫无定见的，只得请六事鬼来与他斟酌。

六事鬼道：“我晓得这饿杀鬼是要向铜钱眼里翻斤斗的。今日把活大哥这等打法，便是个下马威，使活大哥怕他打，不敢不送银子与他的意思。如今也没别法。老话头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在他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。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。倘然准了妖言惑众，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。怎么当得起？”

雌鬼见说，愈加着忙，只得央他们去寻门路打点。

两个来到衙门前，寻鬼打话，都说“活鬼是

个百万贯财主，土地老爷要想在他身上起家发福的。若要摸耳朵，也须送他九篮八蒲篓银子，少也开弗出嘴。”问来问去，都是这般说，只得瘪了屁股回来。

行到半路头上，六事鬼忽然想起：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，又极好色。他手下有个门子，叫做刘打鬼，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，年纪不多，生得头端面正。他的母亲刘娘娘，也生来细腰长颈，甚是标致。娘儿两个，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。刘打鬼有个好娘舅，曾与六事鬼有一面之识，遂同形容鬼先去寻着好娘舅，央他领到刘家。那好娘舅是个烂好人，便与他一同跑到刘娘娘家去。

刘打鬼见是娘舅领来的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接进客位。叙了些寒温，两个说起来意，要求他娘儿们在饿杀鬼面前话个人情。

刘打鬼道：“与土地老爷讲话，却是非钱不行的。若没钱时，凭你新爷娘活老子，话出灵天表来，他也只当耳边风。我们亦不好空口白牙牙去说什么。”

形容鬼道：“舍亲虽说是个财主，其实外头吓杀里头空，却是有名无实的，如今既遭了这般飞来横祸，也说不得自然要把银子出来做买命

钱了。只要老弟在老爷面前周旋其事，求他只好看瓜刊皮，不要扳只壶卢抠（只，当作仔，或作着；扳只，犹言扳了，或扳住。壶卢，通作葫芦。抠，挖也）子就够了。”

刘打鬼道：“老话头：有钱使得鬼推磨。你们既有银钱送他，他乌眼睛见了白铜钱，少不得欢天喜地，把令亲从轻发落的。愁他则甚。”

刘娘娘道：“十个人十样性。你又不是老爷肚皮里蛔虫，就这等拿得稳！老爷虽说见钱眼开，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。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气，方好讲孱。”

刘打鬼道：“阿妈说得是。待我去讨个尺寸出来。”遂起身出门。

不一时，回来说道：“老爷起初做腔做势，当不得我花言巧语说去，他灭弗得情，方才许了论万（论，平读。论万，犹言上万）银子；再少也不好说。在令亲身上，也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，无甚大不了的。只是那个尸亲催命鬼，与这地方扛丧鬼，都是杀人弗怕血腥气的朋友。你们也要与他讲通彻了。若未曾明白（明白，了当也），要防他赶上司。土地老爷也未便杜（杜，私也）做主张，就将令亲轻饶放赦。”

六事鬼道："那个鬼地方，是我们的好乡邻，我们自与他打话便了。那尸亲与老弟同衙门吃饭，自然衙门情熟，就借重老弟与他讲一讲，不知可使得么?"

刘打鬼道："有甚使不得！你们再坐一坐，待我去寻他讲讲看。"

去不多时，同了催命鬼到来，说起这事。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，越话越离经的，那里讲得明白?

刘娘娘劝道："老爷已经许了，你只管执之一见，枉苦空做闲冤家。我这里粗断一句：送你千把银子；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揽，你可看我面上，差不多点（差不多点，犹言将就些）罢了。"

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头边告状，不敢不依；况与活鬼本来无甚深仇阔恨，也就得巧便回头，应承了。

刘娘娘道："如今事已千停百妥，你们去端正银子来便了。"

两个谢别回来，说与雌鬼得知。事出无奈，只得措置银子。活鬼虽说是个财主，前日造庙时已将现银子用来七打八（七打八，或作七搭八，犹言七八成。）；今又猝不及备，要拿出准千准万

（两准字应作整）银子来，甚觉费力。虽不至卖家掘产，也未免挪衣剥当。凑足了数目，送到刘家。交代明白，嘱他早早完结。

刘打鬼道："这个不必费心。难道我们坑在屋里护出小银子来不成（坑，藏也。护，读清去声，即孵字之音转）！自然就送去的。大都非明即后，便把令亲发放，也未可知。你们放心托（托，当作拓）胆便了。"

打发两个起了身，娘儿们商议将银子落（落，乾没也）起大一半，拿小一半来送与饿杀鬼，催他就将活鬼放出。果然钱可通神：次日饿杀鬼坐堂，便将活鬼吊出狱来，开了刑具，把前日事情解释了几句，放他回家。

正是：得钱弗拣主，钱多那怕蠚生人。不知活鬼回去，可有别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活鬼只为有了几个臭铜钱，才生得一个小小鬼；遂尔有事为荣，卖弄手中有物，向白地上开花，造起甚么鬼庙来。缘此而聚集人众，搭鬼棚，做鬼戏，引得酒鬼相打，搅出人性命来，归根结柢（柢，通作底），把一场着水人命，一盘挞

（挺，犹言提）归去。还亏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不曾问成切卵头罪。然已不免下监下铺，吃打罚赎，弄得了家了命。反不若前头一张卵，后头一个屎孔，穷出狗而极出屁的人，尽管苦中作乐，不怕人龈脱卵脬柄也。或曰：活鬼之遭此飞来横祸，盖系坟上风水应当破财耳；若谓其算计弗通，自作自受，岂非冤哉枉也！



何典卷三

第 三 回

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远转

词曰：

行船走马三分命，古人说话原该听。
何必海洋中，阳沟也失风。
受多寒湿气，病倒真难治。
空有安心丸，焉能免下棺？

——右调《重叠金》

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，下在暗地狱里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，已觉昏闷；再加一班牢头禁子，个个如狼似虎，把他摆布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要死弗得活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忽然土地来吊他出狱，正不知是祸是福，心里贼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。只见饿杀鬼坐在上面，声色不动，反好说好话的放了他，真似死里逃生，连忙磕个响头谢了，走出衙门。凑巧形容鬼与六事鬼两个到来早打听，恰好接着。大家欢喜，拥着便走。

形容鬼见活鬼行作动步，甚觉不便，问道："姐夫身上有甚痛刺？怎么这般搭搭脚手（搭搭脚手，当是搭脚搭手之误）的？"

活鬼道："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疮，在暗地狱里讨个烂膏药搨了，倒变成烂屁股，好不疼痛！"

六事鬼道："既如此，不可跑伤了。我们且到前面阳沟里，看有什么摇小船，叫他一只，坐了回去。"

三个到阳沟头，凑巧一只小船，傍在大船边，歇在那里。

六事鬼便喊道："这只小船可是摇生意的么？"

只见船舱里钻出一个赤脚汉来，答道："正是。客人要那里去？可到船上来坐，也好待我下橹就摇。"

形容鬼道："我们要到三家村去，你可认得么？"

艄公道："这里摇去，见港就扳头，随弯倒弯行去便是。怎么不认得？"

形容鬼便扶搀活鬼，一同下了船，开船回去。

活鬼还只道土地自己想着放了他，倒也安心乐意。只见六事鬼说起他被土地捉去时，家中如何着急，如何寻门路不着，直等寻着好娘舅领到刘家，催命鬼又怎么作难，连扛丧鬼也不曾打他白客（打白客，犹言打抽丰），用了许多银子，才得安然无事，放了出来，前前后后，一本直说。活鬼听得用去许多银子，不觉怒声填胸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登时白沫直出，倒在船中。两个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扶他起来，一头拍胸脯，一头叫名叫姓的呼唤；弄了好一回，渐渐喉咙头转气，苏醒转来。

谁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这里活鬼才得苏醒。忽然昏天黑地，起来一阵勃来风，吹得那阳

沟河水涨三分，霎时间船横芦篚嚣起来。那艄公把舵弗定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扑通的跌下水去。形容鬼着急，连忙拿起篙子，要想撑傍岸边。谁知逆水里撑篙，有如撑了硬头船，那里做得半分主张？那艄公游到船傍，扳着船要想爬起来。形容鬼看见，忙伛去将他一把拿住，思量拉他上船。大家狠命一扯，不料那只小船早已捋闸下水，合了转来，连这活鬼六事鬼，一齐提在浑水里。幸亏六事鬼惯做媒人，是落水弗沉的，被他扑开水面，把活鬼背上干岸，早（早，当是平字之误）已脚立硬地。

这艄公被形容鬼拖住，越盘水越深的，只顾点（点，抵字之音转）弗壳深少起业，弄得头浸只水；你扯我拽，吃了一肚皮淀（淀，澱之音转）清阳沟水，方能爬到岸上。大家鹘得眼白，坐着喘息。

待了好一回，那阵风也痿（委，平读）了，依旧平和水港。艄公再盘入水中，将船拖到岸边。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转来，仍到船上坐定。重新开船，摇到三家村里。打发了船去，三个像雨淋鸡一般跑到家中。

雌鬼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"你们可是

在奈河桥上失足堕河，弄得这等拖水夹浆，着了湿布衫回来？”

活鬼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快拿衣裳出来，大家换了再相商。”

六事鬼道：“我就在贴隔壁，归去换甚便。”一头说，就作别回去。雌鬼拿出一大搿替换衣裳来，两个把湿衣换下。

大家坐定，活鬼方告诉雌鬼：“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，跑不动，叫船回来，在阳沟里失风，翻了船。又在船上晓得你们把银子像撒（撒，应作撒）灰一般用去，把我气得死去还魂，险些儿与你不相见了。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（掂掂，置手中估其轻重也）厚薄，也算是一钱如命的。几时屙落了肚子，就这般大手指撒起来！”

雌鬼道：“你被土地捉去时，吓得我头昏耳朵热。正在无法摆张，幸亏兄弟去寻着这条踏熟门路，又立马造桥，要许多银子，那时连肚肠根几乎急断。千算万计，连我的壁挺如意，头肯簪，赵珠花，俱上了鬼当里，当出银子，方能凑足数目送去，弄你出来。倒要这等怪东怪西的，真是弗得相谢反得吐泻了！”

形容鬼道：“你们也不必相埋怨。这是姐夫

破财星进了命，撞着这般无头祸。在牢狱底头，真是日顶充军，夜顶徒罪。一个弗招架，连吃饭家生都要搬场。如今虽然吃打罚赎，仍得安然无事，好好回来，已是一天之喜了。老话头：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，鸭背上的水，去了又来。只要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无柴烧？若只管这等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钱的鬼咯碌相骂，连我也蹐促不安了。"说罢，也要作别回去。

活鬼那里肯放？说道："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。多时费心，怎好不吃顿路头酒回去？"形容鬼也就托老实住下。

只见那活死人已经未学爬，先学走，一路抚（抚，应作扶）墙摸壁的行来，巴在活鬼身边。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上，说道："真是只愁弗养，弗愁弗长。人说求来子，养弗大，看他这等花白蓬蓬的，怎得养弗大起来？"

形容鬼见那小鬼头眉花眼笑，嘴里咿咿哑哑，便道："我最喜抱弗哭囡，待我也来抱抱，"便向活鬼手里接去抱着，说笑了一回，大家收拾困（困，应作睏）觉。

谁知不到一忽（忽，应作瞌）觉转，活鬼忽然大寒大热起来，口里不住的浮说乱话。雌鬼还只

道他魇弗苏醒，叫了几声弗应，点起鬼火来看时，只见他面孔胀得绯红，身上火发火烧，嘴里嘈闲白夹，指手画脚的乱话，不由的不慌，只得喊起形容鬼来。形容鬼看了，也觉着急，说道："这是一场瘟瘽大病，不知这里可有好郎中么？"

雌鬼道："村东头有个试药郎中，他自己夸口说手到病除的，便只怕说嘴郎中无好药。"

形容鬼道："不要管他好歹，待我去请他来看看，才得放心。只是不认得他家里，半夜三更，人生路弗熟的，倘然摸大门弗着起来，便怎么处？"

雌鬼道："鬼囡认得的，教他跟你去便了。"

形容鬼便喊了鬼囡，携着黑漆皮灯笼，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门前；碰门进去，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，散披散囤的跟了他们就走。

形容鬼一路将病源述与他听了。到得家里，方过了脉，那郎中道："这不过是吓碎了胆，又受了寒湿气，不妨事的。一面说，一面就在身边挖出眼眵大三五粒丸药来，递与形容鬼道："这是一付安心丸，用元宝汤送下，三两日就好的。"

说罢，便欲起身，形容鬼忙将一个干瘪头封袋，塞他袖中，叫鬼囡点灯相送

雌鬼已将元宝汤端正，形容鬼帮他将药灌下。这丸药是杀渴充饥弗惹祸的，有什么用？直至次日半上日昼，仍旧弗推扳（推扳，当泛训为“差”，为“次”，此言减退），只得叫鬼囡再去候那郎中来，那郎中看了，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，道：“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在内：一服用软口汤送下，明日再将乱话汤送下一服，包你活龙鲜健便了。”

形容鬼收了药，送过封袋，打发郎中起了身，照依他说话，把药吃下去，犹如倒在狗屄里，一些也没用！正叫做药医不死病，死病无药医。果然犯实了症候，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，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，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。

那活鬼躺在床上，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。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，好不着急！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，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头，做野团子谢灶；讲只流年算命，又替他发丧送鬼，叫魂待城隍，忙得头臭。看这活鬼时，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，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，牙齿咬得锈钉断。到得临死，还撒了一个狗臭屁，把后脚一伸，已去做鬼里鬼了。

雌鬼那时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，号肠拍肚的哭唠叨。形容鬼等他哭畅了，方才劝道："他已叫声弗应，问声弗听的困（困，应作睏）到长忽（忽，应作䀹））里去了。你就登时哭死，与他同死合棺材，也无济于事，且商量办后事要紧。"雌鬼只得揩干眼泪，与形容鬼把尸灵扛来，躺在板门上，脚板头上煨起帛纸。一面又请六事鬼过来二相帮（二字疑赘；或谓二相帮是成语）帮，就托他买办东西。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钱，出去先买了一口老古板的竖头棺材，其余用得着的物，一一置办停当。

形容鬼在家中，也主值（值，持字之音转）得七端八正。那活死人虽然还是个小鬼，也未便爷死弗丁忧，一样的披麻执杖，束了烂草绳，着双铁草鞋。雌鬼也戴了没头大孝。

等个好时辰，把尸灵揿在破棺材里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，念了几句生意经，吻了材盖。棺材头边放下一张捭座台，供好活牌位，摆上老八样头素菜来：不过是吊长丝瓜，丫叉萝葡，老茄子，拖根葱，香莱头，无皮果子，闷壶卢，大碗勃酸齑之类。做过了倒头羹饭，请送入殓的朋友亲眷吃了丧家饭，大家散场。

到得头七里，大前头竖起棒捶接幡竿，请了一班火居道士，酒肉和尚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。从此老和尚念苦经，小道士打十番，七七做，八八敲的闹了四五十日。那形容鬼虽说至亲莫若郎舅，到底远了步，来三去四的不甚便当。全亏六事鬼早起夜眠，尽心竭力的照应。真是远亲不如近邻。雌鬼也感激不尽。

只是那口烂头棺材停在屋里，恐防烂断座台脚。一到断过七，形容鬼撺掇着，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，做了鬼坟坛，在太岁头上动了土，把棺材生好牛头扛，八抬八绰的扛出门去。和尚道士碰起领丧铙钹，一大起送殡的乡邻闲眷随在后面，抄着近路就跑。

行不到一条长田岸，只见一个老鬼，撑着一根灯草拐赖棒，拦住说道："你们真是少不经事，只想抄近路！可晓得前面转湾头上的爬棺黄鼠狼么？"

众鬼道："爬棺材黄鼠狼便怎么？"

老鬼道："原来你们还没知道。那黄鼠狼专好踉死人。倘有棺材过去，一大群蜂拥上前爬住，把死人骷髅头都龌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当日谢家，出棺材远转过去的。你们也该小心为主。"

众鬼都道："到底老辈里说话，不可不听。我们就打死路上转过去便了。"

大家掇转脚板头望死路上跑去。那雌鬼小脚伶仃，如何跟得上？落在后头，一步一哭，只顾赶棺材弗着起来。只得喊个练熟鬼吊了，也不顾快行无好步，乱跌乱撞的巴到坟上，跑得膀酸脚软坐着喘息。

那棺材已歇在棚中。形容鬼处分把羹饭摆好。这番不用素鼓榔槌，都是大鱼大肉。众鬼仔细看时：一样是牯牛卵脬，一样是显汤狗头，一样是绵羊颈骨，一样是猪婆耳朵，一样（样下当缺一"是"字）猢狲臀瘠，一样是狐狸尾巴，一样是镬里鹞鹰，一样是摞折驴卵；还有两色水果：却是翻花石榴，掇皮酸橘子；两色点心，是碗里抏春饼，宿蛀大麦团；三杯寡酒；一碗烂饭；点起两枝风中之烛。

众鬼都说："这活鬼枉做了财主家边，一生一世，苦吃苦熬，就是小荤腥也不舍得买来吃。直到今日之下，方能拽长台子摆这一顿富胜酒席，他已吃不下肚了！岂不是枉活鬼世！"三丛丛，四簇簇的谈论不了。

等到落地时辰，拜过离别，收开羹饭，把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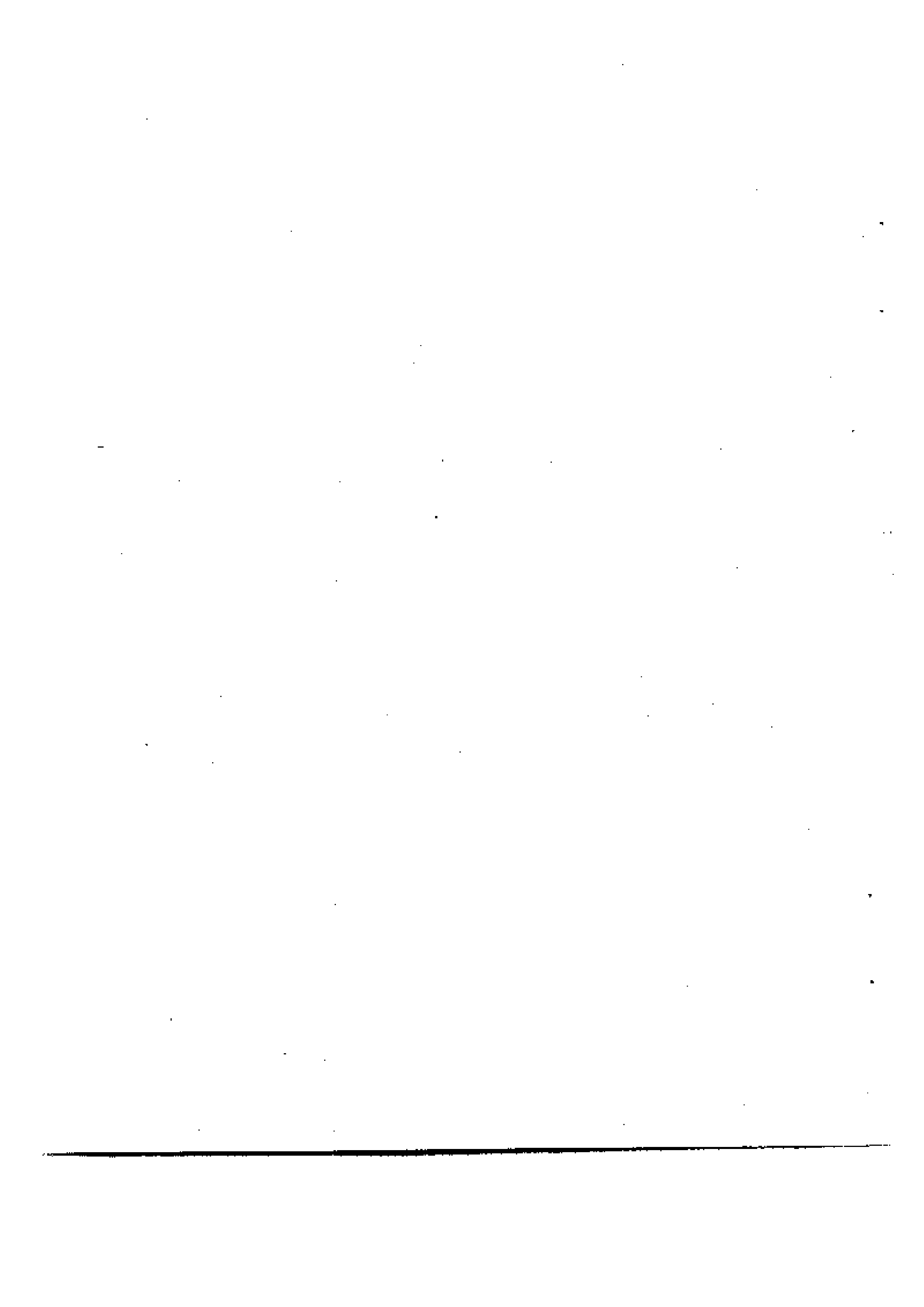
材下了泥潭，罨好在烂泥心肝里，这方是入土为安。大家收拾回家。

正是：凭你会钻铜钱眼，到头终壅茅柴根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活鬼命里既能白手戎(戎，当是成字之误)家，置田买地，造船起屋，挣做百万贯财主，也算是茄子大一个星宿了。就使他拥着三妻四妾，儿女成群，活到寿长千百岁，也该消受得起。谁知才生得一个小鬼，便就船横芦篚罱起来；一场着水人命，几乎弄得头弗拉(拉，在也)颈上。还亏钱可通神，方能泥补光鲜。尚不能财去身安乐，接连又是一场瘟瘴大病，就免不得抛妻弃子，一双空手见阎王矣。古老上人所云“七合升罗八合命，满只升罗就生病”者，正活鬼之谓也。





何典卷四

第 四 回

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坐产招夫

词曰：

泪如泉，怨皇天。

偏生拣着好姻缘，强教半路捐。

花未蔫，貌尚妍，活人怎肯伴长眠？

红丝别处牵。

——右调《双红豆》

话说雌鬼自从嫁了活鬼，一对好夫好妻，同起同眠的过了半生半世，真是乡下夫妻一步弗撒离的。后来生了活死人，愈加夫全子足，快活不了。谁知乐极生悲，把个顶天立地的大男儿家，跳起来就死了。初时有些和尚道士，在家中闹弗清楚，到也不甚觉着。及至断了七，出过棺材，诸事停当，弄得家里冰清水冷。

那个鬼囡，自从主人死过，没了管头，吃饱了宕空筲箕里饭，日日在外闲游浪荡，雌鬼也管他不下。一个搭脚阿妈，只晓得烧茶煮饭，踏杀灶堂泥，连大前头都不到的。一个委尿丫头，抱了活死人终日赶乡邻白相，弗到夜也弗肯归槽。雌鬼住在家中，弄得走了前头没了后面。叫呼弗答应的，愈觉冷静。倒还亏六事鬼三日两头走过来照应照应。

一日，雌鬼正在家中扯些绵絮，要想翻条脱壳被头。忽然膀罅裆里肉骨肉髓的痒起来，好像蛆虫蚂蚁在上面爬的一般。心里着急，连忙脱开裤子，看时，只见一群叮屄虫，认真在屄爿沿上翻斤斗。忙用手去捉时，被他一口叮住，痛得浑身都肉麻起来，只得放了手，一眼弗闪的看他。

三不知六事鬼走来，看见雌鬼绷开两只软

腿，只管低着头看，心中疑惑，轻轻走到跟前一看，不觉失惊道："怎的活大嫂也起这件东西来？"

雌鬼吃了一惊，急忙束好裤子，说道："你几时到来？偷看我是何道理？"

六事鬼道："这个虫是老屄里疥虫考的，其恶无比。身上有了他，将来还要生虱簇疮，直等烂见骨还不肯好。当时我们的鬼外婆，也为生了此物，烂断了皮包骨，几乎死了。直等弄着卵毛里跳虱放上，把虫咬干净了，方能渐渐好起来的。"

雌鬼忙问道："你身上可有这跳虱么？"

六事鬼道："在家人那里来？这须是和尚卵毛里才有两个。"

正话得头来，只听得隔壁喊应六事鬼，说有个野鬼寻他。六事鬼慌忙跑归。

这里雌鬼痒一阵，痛一阵，弄得无法摆张。肚里千思百量，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时，曾在鬼庙时请过香头，何不借着还愿做个因由头，到庙里去与那怕屄和尚相商，谅必有画策（画策，犹言通融）的。算计已定，重亲梳光了直扸头，换了一身茄花色素服，家里有用存的香烛拿了一副，

叮嘱搭脚阿妈看好屋里，开了后门出去。

那雌鬼原有几分姿色，戴着孝，更觉俏丽。正是若要俏，须戴三分风流孝。虽然年纪大些，还是个半老佳人。

一路行来，到得鬼庙前，只见两扇庙门关紧；把手去推时，原来是关门弗落闩的，一推就开。走进里面，依旧把门关好。那和尚听得门响，走出来看时，见是雌鬼，连忙接进里面，替他点上香烛。雌鬼拜了几拜，应过故事，起来各处游玩。走到和尚房里，只见朝外铺张嵌牙床，挂顶打皮帐；床前靠壁，摆一张天然儿；一头一盆跌椁香橼，一头稳瓶里养一枝鼻涕花；中间挂幅步步起花头的小单条，旁边摆着几条背板凳；床下安个倒急尿瓶：铺设得甚是齐整。心里想道：人说三世修来难得搭和尚眠，原来和尚的静房是这般精致的。坐在凳上东张西望，再见和尚托着一碗枣儿汤，送到面前。雌鬼是吃惯的，接来呷了几口，放在桌上，熬不住便道："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要问你，可有一件东西么？"

和尚道："施主要什么，小僧若有，自当奉上。"

雌鬼一时间出了口，回味思量，又觉开口告

人难，欲要不言，却又话不说不明，弄得千难万难，红着鬼脸，不言不语。

那和尚是色中饿鬼，早已心里明白，便笑嬉嬉挨近身来道："到底要什么？却这般又吞又吐的。"

雌鬼只得老着面皮说道："你身上可有虱的么？"

和尚道："小僧身上饿皮虱，角虱，卵毛里跳虱，一应俱全；不知要那一种？"

雌鬼道："有了这许多，难道虱多弗痒的么？"

和尚道："小和尚硬如铁，是虱叮弗动的，那里会痒？"

雌鬼道："实不相瞒，因为生了叮屄虫，闻得要卵毛里跳虱医的，所以来与你相商。"

和尚道："这个其容且易。施主且脱开来，待小僧放上便了。"

雌鬼只得脱开裤子，露出屄爿沿上两个笑靥来。那和尚平素日间，还要无屄干卵硬，何况亲眼看见，便也脱去裤子，说道："省得搜须捉虱，等他自己爬上去罢"。

一头说，一头便将身凑上。那跳虱闻着腥

气，都跳上屄爿来。真是一物治一物，那叮屄虫见了，便吓得走头无路，尽望屄里钻了进去，钻不及的，都被咬杀。

雌鬼道："这被他逃去的，畔（畔，匿也）在里头钻盘透骨的作起怪来，便怎么处？"

和尚道："不妨，待我打发徒弟进去，连未考的疥虫替你一齐触杀便了。"雌鬼没奈何，只得由他扳弄屎孔的触了一阵，方才歇手。

大家束好裤子，雌鬼便欲起身。和尚拦住说道："小僧替施主医好了大毛病，怎么相谢都弗送，就想回去？和尚吃十方，施主倒吃起廿四方来了！"

雌鬼道："今日没有身边钱，改日谢你便了。"

和尚道："现钟弗打倒去炼铜！又不是正明交易，现消开割的好。正叫做赊三千弗如现八百。"

雌鬼道："真正若要欺心人，吃素队里寻。不要说我是老施主，就是个面熟陌生人，像方才这等适心适意的被你鬼开心，难道肯替你白弄卵的么？我倒肚里存见，譬如割屄斋僧，弗做声弗做气罢了；你倒拔出卵袋便无情起来！"

和尚道："方才施主眼对眼，看小僧用尽平生之力，弄得热气换冷气的，替你触疥虫，倒要一毛弗拔的绰我白水，也意得过么？"

雌鬼被他缠住，只得在荷包里挖出一只铎头锭来送与他。和尚双手接了，忙陪笑脸，道："这是生意之道，不得不如此。后日里间倘然用着小和尚时，决不计论的。"

雌鬼也笑道："今日出来烧香，倒变做买卵触屄了，与赔钱养汉何异？真乃意想不到。"说罢，起身便走。和尚直送至山门口方才进去。

雌鬼一路回来，到自家门首，已经日头搁山。正要进门，只听得活死人在后吱哗百叫。回头看时，见他手里拿一把乱播芝麻糖，委屄丫头抱着，从乡邻人家出来。雌鬼便立定脚头等他。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个光头小伙子来，正与雌鬼打个照面。雌鬼忙避入门中，那小伙子走过几步，还三转四回头的只顾看他。雌鬼便抱了活死人，叫丫头关上大门，走到里面坐下，觉得满身松爽，时须迷迷的好困起来，便收拾夜饭吃了。

困到床上，却又翻来覆去的困弗着。正是引动了春心，那无明火升起来，如何按捺得下。肚里胡思乱想：又不便常到庙里去，倘教和尚来

家，又怕寡妇之门，被乡邻市舍话长说短；若另寻主客，也终非长久之计。倒不如嫁个晚老公，可以朝欢暮乐，靠老终身，倒觉名正言顺。况这六事鬼又惯做两脚居间，与他商量，也甚便当。

主意定了，巴到大天白亮。晓得六事鬼欢喜吃口老白酒的，便教鬼囡去买端正（犹言妥）几样下酒小菜，好待六事鬼来浇浇媒根，以便与他讲心事。鬼囡去不多时，买了些割碎肉，雌鸟头，夹肝，捉死蟹，一瓶酸酒，都拿到屋里。雌鬼收拾齐整，等到吃饭过后六事鬼果然到来。雌鬼喜之不胜，连忙掇凳弗及的请他坐下。

六事鬼坐着说了几句闲话，雌鬼便去搬出酒来。六事鬼也不推辞，老老实实的筛来就吃。雌鬼坐在旁边，将想的心事告诉了他。六事鬼道："主意倒也不差。老话头：臭寡妇不如香嫁人。但是人家花烛夫妻，还常常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。若是晚转身，越发不好拣精拣肥；只得依便就便，寻着个好性格，吃得温暾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，已算是造化了。"

雌鬼道："这个自然。只是一桩，我却不肯转嫁出去，是要坐产招夫的。"

六事鬼道："有却有一头，只不知你们前生

前世，缘法如何。昨日我在这里时，家里喊应，说有个野鬼寻我，原来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讨情的那个刘打鬼。我送他出门时，你也在门口，亲眼见过的。他也晓得我惯做媒人，特地来托我觅头亲事。他说不论年纪，穷富，细娘，堂客，只要生得标致。我看你虽觉年纪大些，还面上吹弹得破，白里泛出红来，像活观音一般。昨日他一头走路，只管十步九回头的看你，谅必配眼的。若再肯做入舍布袋，岂不是有缘千重来相会?”

雌鬼道:“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，自身顾弗周全，还做别人的老婆。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，岂不是小老婆了!”

六事鬼道:“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。他既肯做这捋卵皮生意，自然生副搓得团挛捏得扁的糯米心肠。况兼这些偷寒送暖，迎奸卖俏，各式各样许多方法，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，不比嫁着个乡下土老儿，只晓得一条蛮秤十八两的。不要说别样，就是这副标致面孔，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，也觉风光摇曳，比众不同。”

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话，说得肺叶丢丢掀，便道:“既如此，你且去说看。倘然肯时，不烦他

一草一木，也用不着六礼三端，拣个总好日到来做亲便了。”

六事鬼道：“说便去说，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？”

雌鬼道：“这个不必费心。老话头：头嫁由亲，二嫁由身。我既定了老主意，他也不能阻挡我。”六事鬼吃完酒，谢别起身。

转背不多时，恰好形容鬼到来。说了些家长里短，雌鬼便将要嫁刘打鬼的话告诉他。

形容鬼道：“你是个好人家囡大细。家时又弗愁吃，弗愁着，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？即使要再嫁，也该拣个梁上君子，怎么想嫁那刘莽贼？他是个小风臀，千人骑，万人压的，有甚好处？老话头：嫁鸡属鸡，嫁狗属狗，嫁着张大卵死活熬一卵。虽然晚嫁人，若嫁老公弗着起来，也是一世之事，将来弗要懊恼嫌迟。”

雌鬼道：“世间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广，那里都拣着了梁上君子？这是我自己情愿，不要你管闲账。”

形容鬼道：“我是正门正路说话，你不肯听，也只得由你便了。正是狗要吃屎，沙糖换弗转的。”说罢便起身，一直去了。

且说六事鬼出了活寡妇大门，一口气跑到刘娘娘家去寻着刘打鬼，将活寡妇要嫁人，央他来做白媒人的话述了一遍。刘打鬼晓得活鬼是个财主，去做他替身，便是个现成财主；正是吃他饭，着他衣，住他房子，触他屄，再没有再荐（荐，占字之音转）便宜的了，如何不肯？一诺无辞，就同六事鬼去拣了一个黄道好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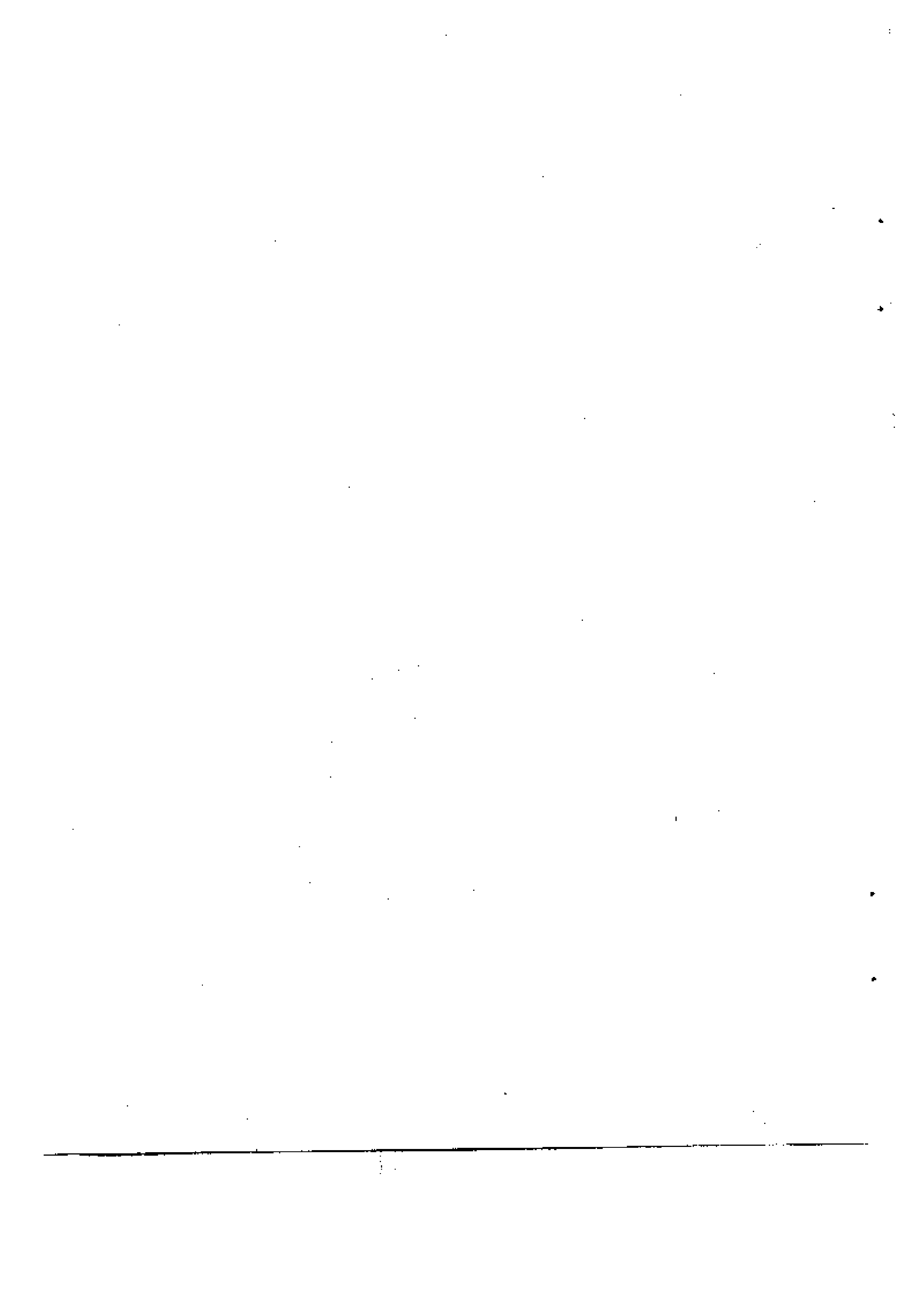
六事鬼归来，回音了雌鬼。雌鬼喜之不胜，预先将家中收拾齐整，到得好日，凡属喜事喜日应用的事件，尽皆千端百正。自己穿了包拍大红衫，打扮得一沰胭脂一沰粉的。守到一深黄昏，六事鬼领着刘打鬼跑上大门来。那些抱牌做亲，坐床沿，做花烛许多俗套，是大概晓得的，不必说他。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，诸事周遍，方才收拾上床。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那些翻云覆雨的勾当，果然被六事鬼料着，与活鬼大不相同。雌鬼心里快活，自不必说。刘打鬼也是心满意足，要想领娘来同住。那刘娘娘恋着饿杀鬼，不肯行程（行程，疑当作应承，答应也），也不好强他。夫妻两个情投意合的过日子。

正是：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不知他夫妻两个，可能一竹竿到底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常听人说：烧香望和尚，一事两勾当。每思烧香是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难，自宜一念诚心。至于和尚，不过擂光了头毛，既不能多双拳头多张嘴，又未曾缺只鼻头瞎只眼，一样一个人身，着甚来由，要掉忙工夫去望他？原来他有虱多弗痒的本事，所以娘娘们都掉他不落。但雌鬼是有叮屄虫为患，故此不望。岂大概烧香娘娘亦尽有是虫作祟，要请和尚触杀乎？然雌鬼一触之后，恐怕乡邻市舍话长说短，随即摆定老主义，嫁个晚老公，不肯学三婶婶嫁人心弗定。可知凡属男子汉大丈夫，尽都会触，何众女眷之执而不化，只想望和尚哉？





何典卷五

第五回

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

词曰：

误认好姻缘，堪把终身托。
自古红颜薄命多，浪子心情恶。
家当弄精光，打骂还频数。
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悔杀从前错。

——右调《百尺桥》

话说刘打鬼自从入舍到活家，做了财主婆的老公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安居乐业的，岂非一朝发迹？若是有正性畔在家里，关门吃饭，真是上弗欠官粮，下弗欠私债，风弗摇，水弗动的，也够他吃着受用了。

谁知他吃饱了现成饭，一无事事，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来。那些老朋友，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，是个新上名字的财主了，个个掇臀捧屁来奉承他，也有陪他赌心钱的，也有请他吃白酒的，也有领他去闯花门阚小娘的。那刘打鬼本系浪子心性，正是投其所好，终日搭陶搭队的四处八路去寻快活。起初还恐怕雌鬼要话长说短，遮遮掩掩的瞒着他。后来渐渐手滑，把雌鬼积蓄的许多臭铜钱，日逐间偷出去浪费落（落，犹言掉）了。及至雌鬼得知，向他话账，却又钝皮老脸的杀他无得血，剥他无得皮，真是无可如何。过了几时，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钱来。没得与他，反要做面做嘴的寻孔讨气。雌鬼也不甚理他。

一日，又出去赌夜钱输极了，回家向雌鬼要钱去还赌账。雌鬼不肯，便拍台拍凳的硬要。雌鬼只得发极，道："老话头：要吃要着嫁老公。我

虽不为吃着两字招你归来，也巴望挡一爿风水。谁知你枉做了汉子家，只晓得吃死饭，又不会赚些活路铜钱归来养老婆囝大细，反要挖出肉里钱去大掷大赌的输落，尽要向我一只钉上讨力。我又不是看财童子，会屙金子呕银子的，那里有许多闲空铜钱来接济你？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？”

刘打鬼听了不觉恼羞变怒，跳得八丈高，把雌鬼“触千捣万”乱骂起来。雌鬼怎肯让他？大家闹得家反宅乱，打起灶拳来；弄得盐瓶倒，醋瓶翻，一只碗弗响，两只碗砯砰。幸亏六事鬼在隔壁听不过，跑来强劝解开了。雌鬼真是有苦无话处，“爷娘皇天”哭了一场，也只得罢了。

谁知那刘打鬼打开了手，愈加胆大，三不常向雌鬼要长要短。好便骂，不好便打。雌鬼始初也不肯让他，打了几次灶拳。到底女流之辈，如何斗得他过，渐渐被他降服下来，只得百依百顺了，倒还图个耐静。日复一日，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，渐至卖家掘产，将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家当，不消几年早已写了“清”字。他还没肯歇手，尚在外面百孔千疮，做下一屁股两胁肋的债，常常弄得前门讨债后门畔。

雌鬼是做过财主婆的，向常钱在手头，食在口头，穿软着软，呼奴使婢惯的，如今弄得吃着朝顿无夜顿，怎受得这等凉凄？肚里气气闷闷，不觉成了臌病。晓得自己老死快了，恐怕活死人将来没个结果，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来。

那形容鬼自从雌鬼不听他好说话，嫁了刘打鬼，便脚指头弗戳到他大门上。直等六事鬼寄到信，方才晓得雌鬼成了臌病——有数说的：疯、痨、臌、隔，是阎罗王请到的上客——知道他死在眼前，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，到来睃睃他。谁知已经弄得赤白地皮光，家里风扫地，月点灯的，刘打鬼也不在家里。

雌鬼见了形容鬼，自觉惭愧，一话一哭的家长里短，告诉不了。形容鬼不好揭他旧书，只得因个头来答个脑，劝解了几句。那活死人已经有七八岁，见了娘舅已经不认得。

形容鬼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便道："多时不见外甥，已这等长成了，可惜一个好相貌，如何倒这般命硬的？"

雌鬼道："我是自作自受，已是死数里算账的了。只可惜他头青白面一个孩子，将来落在刘打鬼手里，终无了局。我正望你来，要与你相商，

也看当时他老子与你一同去求来的，我死之后，你千万带只眼睛，收留他回去，抚养成人，也是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一面又向床下摸出一块金子来，递与形容鬼，道：“这是你前起姐夫的镇家之宝，叫做吃弗了乌金，还没被刘打鬼晓得，未曾弄落，你可拿回去做个记念。”

形容鬼正要推辞，雌鬼道：“你不拿去，终归化为乌有，岂不可惜。”形容鬼方才拿了，告别回家。

却说那形容鬼的家婆，叫做醋八姐，是个小人家出身，嘴花掠撇的专喜嚼舌头根，不甚贤惠。幸亏形容鬼凡事自听自为准，大着耳朵管不甚理他的。那日回家，把雌鬼要将活死人托他的话说起，醋八姐道：“他做财主婆的时候，一把抓了两头弗露，从无一丝纱线破费在穷亲眷面上。今日倒要把个开口货撮在别人身上，只怕情理上也讲不下去。”

形容鬼晓得他是贪财的，便向身边摸出那块金子来，放在面前，道：“他有这件海宝贝与我们，也不是白效劳的。你若推出手，如何可白手拿财，只得送还他便了。”

醋八姐看见那块金子火赤焰焰的摆在面

前，眼睛里放出火来，怎舍得送还，便改口道：“既然他以心相托，个把小囝多里掏拢，所费也有限。况且古老上人说的：‘外甥弗出舅家门。’想必（想必，犹言想来是）无爷娘收管的外甥，原该住在娘舅家里，不出门的。你既拿了来家，再若送去，显见得是我之过了。”

说罢，便抢去下了壁虎袋，再也不肯出现。

过了几日，形容鬼掉弗落（掉弗落，犹言心里丢不了），买了些下夙果子，拿到雌鬼家里来。那雌鬼起初还半眠半坐，后来胀得四直六直，像打气猪一般，困在床上等死。刘打鬼还只道他有甚私房，坑在那里，要逼他说出来，那日正在床前絮絮叨叨的盘问。不防形容鬼跑进房来，回避不及，只得相见了，被形容鬼上数头下数脚的骂了一顿，他也没敢回嘴。

雌鬼见了形容鬼，一包眼泪说道：“兄弟，托人如托山。倘我死了，你务必领了外甥回去。若不依我，就死了也是口眼弗闭的。”

说罢，便透了几口阳气；咬紧牙床骨，伸直后脚，死割绝了。刘打鬼只得极地爬天，弄一口薄皮棺材危装裹了，就扛去葬在活鬼坟余地上。

形容鬼也不等断七，就将活死人领了回去。

醋八姐看见，也未免新箍马桶三日香，“弟弟宝宝”的甚是亲热。

过了几时，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儿子牵钻鬼，同到角先生开的“子曰”店里去读书。原来形容鬼也有一个儿子，叫做牵钻鬼，已有十几岁，生得凹面峭嘴，甚是难看。若论他搅尸灵本事，真个刁钻促掐，千伶百俐。谁知见了几句死书，却就目瞪口呆，前念后忘记的不甚聪明。幸亏角先生手里那些学生子，一个个都是钝猪钝狗；短中抽长，还算他做个蚱蜢淘里将军。读了几年书，也就识了许多狗屎字。及至活死人进了学堂门，却是出调的聪明；不消几时，把牵钻鬼读了数年还半生半熟的书，他都读得烂熟须菩提，颠倒也背得出。牵钻鬼不想自己原是个钝货，反倒妒忌他起来，千方百计的暗损他，三不时在娘面前添枝换叶装点他短处。

那醋八姐初也不过一时高兴，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鲜的爱他。过了几时，已是意懒心灰了，怎当得儿子又时常在耳边撺掇，就变了心肠，渐渐把这活死人当作眼里钉肉里疮一般惹厌起来。幸亏形容鬼却是真心实意，凡事拉紧里半爿的不许期瞒他，因此还不曾吃足苦头。

不知不觉，早又过了数年。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，出落的唇红齿白，粉玉琢的一般，好不标致，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，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。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，便也不假思索，悬笔挥挥的就写，倒像是抄别人的旧卷一般。随你前辈老先生见了，无不十人九赞，甘拜下风，岂不是天聪天明，前世带来的。

一日，同着牵钻鬼，两个要到学堂里去。走出门来，只见一个硬头叫化子，背上攞个长袋，手里牵只青肚皮猢狲，后头跟一只急屎狗，在门前走过。

牵钻鬼不识，问道："你牵的是甚么东西？"

叫化子答道："这是教熟猢狲，领他出来做戏与人看的。"

牵钻鬼只道是白看的，便道："做我们看看。"

那叫化子便向长袋里拿出一个石臼来，戴在猢狲头上，敲着碌锣，那猢狲就戴了石臼攞（攞，弄也，即攞弄之省）把戏，把平日教熟的那些当当头种树，弄卵入布袋，戴帽子跳圈许多戏法，都攞出来。形容鬼听得锣响，走出来看时，见是猢狲攞把戏，便挖几个看肚兜铜钱来舍他。

那叫化子接了钱，又拿出一只金饭碗来讨饭吃。

形容鬼道："你怎么这般无知餍足？又不曾教你在这里做，赏你几个死铜钱也够了，还要多诙诅。"

叫化子道："若不是这位官官要看，我已走过多时了。怎说不曾教我做？"牵钻鬼诚恐（诚恐，恐怕也）老子要怪他，便把那叫化子夹背一记，骂道："你这叫化料语言不一，怎么是我教你做的？"

谁知把那叫化子身边冷饭团都打出来，滚在地下，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。那叫化子便和身滚在地下，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。形容鬼无奈，便喝牵钻鬼赔还他。牵钻鬼只得进去拿饭来做，怎奈是老米饭，捏杀不成团的，只得畚了一面糊盆硬米糁出来赔他，

叫化子道："我不是吃硬米糁人！须要还我原物来。"

越搀越醉的正在那里话弗明白，只见一个野鬼，背上撮个草包，走得满头大汗的到来，问道："这里有个形容鬼，可晓得住在那里？"

形容鬼见问，便道："你从那里来？问他何干？"

野鬼道:“我是鬼门关总老爷差来请他的。”

形容鬼道:“只我便是。你们老爷又不曾认得我面长面短,请我去做甚么?”

那差鬼听得就是形容鬼,便道:“我也不晓得豆油菜油(不晓得豆油句,谓全无所知)。总兵老爷有请书在此,相公开看就明白了。”

那叫化子见是总兵的朋友,便不敢话长说短,牵着猢狲一溜去了。

形容鬼领这差鬼到了家中,差鬼即向包里取出一封拐书来,递与形容鬼。形容鬼拆开看了,方知这总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蒙鬼,少时与形容鬼两个,都在乌有先生手里念书,后来都做了鬼秀才,先生荐他在石朝官衙门里吃饭。亏那朝官的力量扶持,他得了一官半职,直做到枉死城城隍。他做官虽是一清如水,只是才具浅促些。那伙提草鞋公人,见本官软弱,便都将嘴骗舌头的来弄怂他。白蒙鬼又是软耳朵的,听了他们三人说着九头话,不免弄得没了主意。正是“清官难出猾吏手”。幸亏那城隍奶奶长舌妇,却是十三分奢遮的:任你说得天花乱坠,总瞒不过他。遇着审官司时候,或是在面前背后提调,或竟与白蒙鬼排排坐着,又张夹嘴的断灾断祸。他

嘴头子又来得左话左转，右话右转，翻蛆搭舌头的，侪是他说话分（侪是句，犹京语言“都是他说话的份儿”；侪，全也。舌，善字之音转）。凭你老奸巨猾，能言舌辩的囚犯，也盘驳不过；他倒制服得那些强神恶鬼，伏伏腊腊，一些也弗敢发强。正是官清民乐，快活不过的。

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饿杀鬼，做了几任贪官，赚了无数铜（铜下疑脱一钱字。但在浙语中，银铜子三字亦可通）银子，晓得这枉死城城隍是个美缺，走了识宝太师门路，要谋这城隍做。那太师是阎罗王殿下第一个权臣，平日靠托了阎王势，作威作福，卖官鬻爵，无所不为的。他得了饿杀鬼贿赂，恰遇守鬼门关的辣总兵死了。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，硬做主张把白蒙鬼调了鬼门关总兵，将这城隍缺让与饿杀鬼做了。

可怜白𫘤鬼是个念书人出身，文绉绉的晓得甚么提兵遣将之事。就是长舌妇虽说奢遮，也不过苗头看得清爽些，又口舌利便，翻转翻仰的会说会话罢了。那行兵摆阵，出锋打仗许多事务，教他怎么得知？无奈是上命差遣，身不由主，只得离了枉死城，来到鬼门关上任。进了对科衙门，看见那些阴兵，一个个拳头大，臂膊粗，

强头倔脑的，恐怕管他不下，心里甚是着急。忽然肚肠角落里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个正经人，才具也有些，何不请他来做个帮手，凡事也可斟酌而行。算计已定，随即写了一封情（情，据前后当是请字之误）书，差了勾魂使者，一直到打狗湾里来请他。凑巧一寻就着。

形容鬼看了请书，随与醋八姐相商。醋八姐正怕形容鬼在家要量柴头数米角的管他，巴弗能彀（巴弗能彀，犹言盼他不到）出门去了，落得无拘无束，便放杀死（放杀死，言犹拚命）的擉掇。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，要与他一同起身。随即置办起行李来，也不过端正几件随身衣裳，一副跌撒铺盖。拣个出行日子，教牵钻鬼去寻个挑担鬼来，差鬼便道："有我在这里，何必再去寻？"

形容鬼道："这里到鬼门关，又不是三脚两步路；百步无轻担的，怎好烦劳你？旁人看了，只道是见人挑担弗吃力。"

差鬼笑道："不过一肩行李，又不是千斤担，这有何妨？"一头说，便将扁担搁上肩头，说道："相公就此起行罢！"

形容鬼只得叮嘱了一番，起身上路，不题。

正是：我本无心图富贵，谁知富贵逼人来。

不知形容鬼去后，醋八姐把这活死人如何看待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观雌鬼不为吃着两字之语，固知两字之外，别有一桩至要至紧之事也。想其初招刘打鬼时，必以为从此可以朝欢暮乐，靠老终身矣；岂知猴子野心，不惟不奉男不对女敌之古训，反欲打杀老婆触死屄起来，到那其间，又不能学好汉之吃拳弗叫痛，不免反客为主，将前半三世同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现成家当，让他杜做主张销缴干净，无怪乎其肚皮气膨也。至于形容鬼之穷人大肚皮，醋八姐之见钱眼开，牵钻鬼之损人不利己，俱属世间常事，何足怪哉？



何典卷六

第六回

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烧香逢色鬼

词曰：
富贵荣华都是命。
运未通时，步步逢坑阱。
满腹诗书谁肯敬？同门到处无投奔。
只有神仙明似镜；壶内灵丹，偏向穷人赠。
指引前途无蹭蹬，夫妻邂逅真侥幸。

——右调《凤栖梧》

话说活死人自从出娘肚皮，兜在尿布角里，爷娘就把他像宝贝夜明珠一般看承（看承，看待也），捧在手心里，还恐被屄骚风罾了去。后来骚老子死过，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，搅完了家当，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，还穷汉养娇儿的大声不舍得掰他。及至雌鬼死了，娘舅领他到了外婆家，的替（的疑费；但太仓语中有连用“的替”者）他上学攻书；虽不免受娘妗的鹘默气，那娘舅到底是个大靠背，尚不致吃尽大亏，得一日过一日的也罢了。因（因，当是困字之误，即睏字）梦头里弗曾想着那白蒙鬼无是无非，把他的好娘舅请了去，便不免晦气星钻进了屁眼。

那醋八姐自从形容鬼起身之后，就禁止他不许去念书，住在家里，半像奴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，揩台抹凳，扫场刮地，差得头团栾（差得头团栾，犹言差唤得他东走西奔，忙个不住）。活死人苦恼子，真是吃他一碗，凭他使唤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还亏他心里明白，鉴貌辨色，样样都拿搭得来，不到得失枝脱节。醋八姐还不肯放松他，时常萝卜弗当小菜的把他要打要骂。后来一发号粥号饭（号，恨也去读，疑即恨之音转）起来，

逐不免一顿饱一顿饿的半饥半饱过日子。

一日，那醋八姐忽然想吃起蛤蚌炒螺蛳来，买了些螺蛳蚌蚬，自己上灶，却教活死人烧火。活死人来到灶前，看时，尽是些落水稻柴，便道："这般稀秃湿的柴，那里烧得着？"

醋八姐骂道："热灶那怕湿柴烧弗着！难道就罢了不成！"

活死人没法，只得攖好乱柴把，吹着阴火，向冷灶里推一把进去，巴得镬肚底热。谁知凭你挑拨弄火，只是烟出火弗着。伛上去吹，又碰了一鼻头灰。煨了半日，倒灌得烟弗出屋，眼睛都开弗开。醋八姐大怒，拿起一根有眼木头来夹头夹脑的就打。活死人夺住棒槌，与他分辩。牵钻鬼听见跑来，帮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。活死人气力又小，双拳弗抵四手的，那里挣得脱，不免赤骨肋受棒，被他们排头排脚的打了一顿。那时肚里虽然怨天恨地，也洒不出甚么小牛屎，只好忍气吞声的罢了。

隔了一日，醋八姐处分道："你昨日嫌道柴湿，快到山里去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，好烧饭吃。"

活死人不敢与拗，只得拿了一把班门弄斧，

走出门去。行不多路，劈面撞着了一个同学堂念书的，叫做串熟鬼。那串热鬼见了活死人，千句弗说，万句弗说，说道："你赖学也赖得有方有寸！怎么鹞子断着纬，许久弗进学堂门？却倒在此做斫柴囝，是何道理？"

活死人正在有苦无话处，便一五一十从头撒尾的告诉他。那串熟鬼平日念书虽是质钝，别样事情却都玲珑剔透，倒有三分鬼画策的。听了活死人告诉，一肚皮抱气弗平，便道："据你这等说来，还要住在他家做甚么？"

活死人道："教我又无去处，不住他家却住那里去？"

串熟鬼道："你自己脚生肚皮底下，难道不会翻脚底的么？"

活死人道："我又从未出门，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里去？又没有吃饭本领。手无半文的逃出去，岂不要十段（叚，当是段字之误）饿杀九叚半。"

串熟鬼大笑道："你枉苦（枉苦之苦，空字之音讹）聪明一世，如何倒蒙懂一时起来？老话头：路出嘴边。你既识了三文两字，一肚皮春秋的，凭你天涯海角，那里不弄口闲饭吃了。就要白相盘缠，也不是天大难事。我指引你一条活路：那

三家村里的鬼庙，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。你是他那里大施主。况这怕屄和尚，近来已经富足有余，何不去向他借些盘缠？或是到鬼门关去寻着好娘舅，或到别处谋衣谋食，俱可安身立命。何必住在他家，受他们的喉头气？”

活死人听了，如梦初觉，便道：“真是好说话，依你便了。”

遂与串熟鬼作别，行到山脚根头，坐在一块狗头黄石上，想那串熟鬼的说话，越想越有滋味。忽又转念道：“倘我斫了草回去，再若嫌好道歉，岂不又要受他们的糟蹋？何不就此起身，岂不干净相？”

主意定了，便将斧头丢在草中，取路望三家村去了。

这里醋八姐在家中，等这活死人斫草归来，却似痴狗望着羊卵脬，那里有个影响？直到乌星暗落，也没个鬼脚指头戳来。到了次日上半日昼，还不见归，只得教牵钻鬼去寻。牵钻鬼搭了几个野鬼，同到山里，寻来寻去，忽寻着了那把斧头。牵钻鬼认得是自家的，便道：“他若是跟人逃走，这斧头一定随身行令带了去。今斧头在此，单不见了人，莫非被甚豺狼虎的吃去了。”

牵钻鬼也不过是无稽之谈，话扯话。

不料数内有一个叫做三见鬼，便附会其说道："不差不差；近日这山里，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，遇有单板头人经过，他就一个虎跳衔去吃了。你这表兄弟，一定也被他吞在颈骨里是无疑的了。"

牵钻鬼听说，害怕起来，慌忙跑回家中，又添些枝叶，说得凿凿有据；便就措笑当认真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 百，飞飞扬扬，都说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。牵钻鬼便写了一封平安家信，寄与形容鬼，只说这活死人自己筋丝无力，倒想山里去打死老虎，却被老虎吃去了。形容鬼得知，甚是可惜，不题。

且说活死人在山里起身，望三家村行来。到得鬼庙里，见了怕屄和尚，告其缘故，恳他借些盘缠。孰知那些出家不认俗的朋士（士字疑赘）友，虽则一代人物，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、一般的想钻在铜钱眼里，把那十方施主，比吃孙子胜三分，吃杀弗还答，尚嫌吃得弗爽利，怎肯反做出钱施主。

听得要向他借钱，便面孔搬了老宅基上去，把那些（些字疑赘）骷颅头几乎摄落，就道："没

有，没有，你是个逃走客，捉转来要打一百的，不要在此带累我乡邻吃麦粥。”

便将活死人扯住背皮，耸出庙门，关了门进去。

那里活死人弄得来得去不得，心里好不着急。思前算后，没个道路。肚里又饥又渴，只得算计道：“三百六十行中，只有那叫化子是个无本钱生意。人说‘叫化三年，做官无心相’，想那叫化行业，也必有几桩妙处。只是做那一样？若做摇铜铃叫化子（摇铜铃叫化子，即哑叫化子），又没处去掩耳盗铃。若做弄蛇叫化子，那里去寻这条踏弗杀地扁蛇？只有平日念熟的许多文字，却倒一字不忘，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，到底斯文一脉。”

算计已定，便走到一个大人家去，发起利市来。果然人见他少年清秀，念的文字琅琅有声，便把粥饭舍与他吃。他就吃着湿个（个，犹言的）袋着干个，倒弄得吃只鬼弗尽。正是吃着滋味，卖尽田地，便也不愧不怍，各处去做这走江湖生意了。

一日，来到一个村坊去处。正要进村，忽然篱笆里钻出一只撩蔽畜狗来喤喤的乱咬。那村

里众狗听得，便跑来一大群来：却是些护儿狗，急屎狗，龁齿狗，壮敦狗，尿臊狗，落坑狗，四眼狗，扑嘴狗，馋人狗，攀弓狗，看淘箩狗，猱狮狗，小西狗，哈巴狗，瘦猎狗，木狗，草狗，走狗，新开眼大狗，大尾巴狗，都望着活死人窜上窜落乱咬将来。

活死人吓得魂胆俱消，跑又跑弗落，赶又赶弗开，急得少个地孔钻钻。亏杀（亏杀，犹言幸亏）后头又跑上一个缠杀老道士来，看见活死人弄得走投无路，便向身边拿出一张鬼画符来，向众狗一扬，那些狗就绝气无声，尽都摇头豁尾巴四散的去了。

活死人看这道士时，戴一顶缠头巾，生副吊蓬面孔，两只胡椒眼，一嘴仙人黄牙须，腰里绉纱搭膊上，挂几个依样画葫芦。

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："你既受不得娘娘的气，如何听了串熟鬼撺掇，直跑到恶狗村里来受狗的气？若非我将护身符赶散，你只好贼吃狗咬暗闷苦，向谁话帐？"

活死人见他仙风道骨，又事事前知，谅必是个异人，便道："师父从那里来？怎就晓得我的行事？"

道士道："我便是蟹壳里仙人，不论过去未来的事，都能未卜先知的。今日偶然出来卖老虫药，在此经过。"

活死人道："不知你葫芦里卖啥药？可是仙丹么？"

道士便把葫芦解下来，指着道："这是益智仁，吃了使人聪明的。这是大力子，使人有气力的。这是辟谷丸，使人不饿的。"

活死人听说不饿，便道："吃一丸可过得一日么？"

道士道："你真也浅见薄识！我这药是不容四眼见合起来的，吃一丸，便可过得七七四十九日，怎说一日？"

活死人想道："这真是仙丹了。可惜没有身边钱，不然，买他七八丸，便可过得年把了，岂不省得号肠拍肚的念那文字。"

道士见活死人沉吟不语，有羡慕之色，便道："我看你将来有些好处，不如与你结个缘罢。"

遂将那辟谷丸连葫芦递与活死人道："送你。拿放在身边，慢慢的充饥便了。"

随又倒出几粒大力子来，道："有心做个春

风人情，也送些与你。”

活死人接来，推在嘴里，果然入口而化。才过着二寸喉头管，那精神气力，便陡然充足起来；犹如脱胎换骨，霎时间已觉身强力壮，心中大喜。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，活死人止住道：“这倒不消。我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，博古通今的学问，还要益他怎么？”

道士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，会咬文嚼字，弄弄笔头，靠托那‘之’‘乎’‘者’‘也’‘焉’‘哉’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，写些纸上空言，就道是绝世聪明了。若讲究实际工夫，只怕就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倒算做弃物了。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，如何倒不要吃？”

活死人只得也接来吃了。道士又道：“你这讨饭生意，弗是人账（人账，人也。账为方言助词，无所取义）所为，快些改了行业。”

活死人道：“虽然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吃饭着衣裳，我却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百无一能，教我去做甚么？望师父指引一条生路。”

道士道：“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，干一番事业，岂可猥鄙龌缩，做那苟延残喘的勾当？我

有一个道友，叫做鬼谷 先生，他有将无做有的本领，偷天换日的手段，真是文武全才。你去寻着他，学成了大本事，将来封侯拜相，都在里头。”

说罢，化阵人来风，就不见了。

活死人方信他是真正神仙。寻思道：“仙人的好说话，岂可不听？只不曾问得这先生住在那里，海阔天遥的，却从何处去寻？”又想道：“既叫做鬼谷先生，谅必住在鬼谷里，”

便一路随脚倘（倘，应作淌）的问将去，并没有人认得。寻了多时，有如海底捞针，那里去捞摸？

一日，来到一个鬼庙前，便信步入去看看，却是个脱空祖师庙，那里塑得披头散发，赤脚跋倒的坐在上面；脚跟头哺一个开眼乌龟，乌龟身上盘条烂死蛇。

看了一回，正要再入去，只见一个痴道婆跑来，拉住了不容他进去。活死人道：“庙梁寺观，是十方所在，普天世下人公同出入的，你怎禁止得？我偏要进去！”

那道婆抵死不肯，活死人不觉大怒，把他扯在一边，望内便跑。忽听得一间屋里，有女子在

内贼"救命！"活死人心疑，便把门一脚踢开，走入去看时，只见一个熬小脚师姑，撳翻一个十几岁如花似玉的黄头毛细娘；一个男子，正在硬解他的单叉裤，那细娘不肯，故此极声出的乱贼。

活死人见了大怒，道："清平世界，怎做这等没天理事？难道无王法的么？"

那男子并无怕惧，反喝道："我公子在此陶情作乐，你是甚么野鬼，敢来闲多管！"

活死人便知他是个仗官托势的花花公子了。自思人微权轻，鸡子不是搭石子斗的，须说大话去罩他，或者吓退，也未可知。便也喝道："我老子直做到阁老，我尚不敢这等胡为。你是什痴公子，辄敢这般无法无天？"

那男子听说，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儿子，吓得心惊胆战，趔出脚望外逃了去。

你道这男子是谁，师姑为甚帮他？原来男子叫做色鬼，他老子轻脚鬼，曾做过独脚布政，退归林下。家里翻转屋来座银子，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，真是富贵双全。单生这色鬼是个老来子，自小纵容惯了，才交十几岁，就到外边吃花酒，偷婆娘，无所不为。后来结识了这庙里师姑，替他做牵头，遇有烧香娘娘到来，便留进私房，

用些甜言密语诱引他上当。孰知那些女眷家，只为想吃野食，所以要出来烧香念佛。忽有个精胖小伙子来做他口里食，真是矮子爬楼梯，巴弗能彀的，自然一拍一吻缝。偶然千中拣一，有个把缩羞怕脸弗肯的，便捉住了硬做。那女眷吃了亏，只得打落牙齿望肚里咽，再也不敢响起，就便老公得知，一则怕他有财有势，二则家丑不可外扬，只好隐忍过了。所以这色鬼天弗怕，地弗怕，任意胡做。今日见了这等标致细娘，真是目所未睹，酥麻了半边，不料食已到口，被活死人吵散了。那师姑跪在地下，只顾磕头如捣蒜。活死人见这细娘，眼泪汪汪的低了头，默默无言。便道："小姐快些回去罢。再若担（担，应作耽）搁，只恐又生别情。"

那细娘只得跟了活死人，走出庙门。

正是：双手擘开生死路，两人跑出是非门。不知这细娘谁家的倒箱囡，独自一个到这庙里来所干何事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活死人正当怨气弗穿时候，忽闻串熟鬼一派鬼画策，不觉心悦诚服，信受奉行，殊不料怕

屄和尚之如此势利也。迨于进退两难之际，无路恳求，直算到做讨饭生意，真可谓穷思极想矣；然尚自道斯文一脉，靠着咬文字，巴望人随缘乐助。岂期闯入恶狗村中，又遭狗之不识斯文，只认 做劣及（及字不解，如为极字或竭字之误，则勉强可通。下字亦不解）人，齐声共气来下食他哉？此时任有锦心绣肠，亦无所施其伎俩，免不得走投无路矣。幸亏仙人搭救，教以改辕易辙，寻师学艺，得于无意之间夫妻相遇，岂非时来福凑耶？



何典卷七

第七回

骚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

词曰：

才子佳人，大家都有风流器。
一般情意，觌面已相契。
凑趣双亲，许把婚姻缔。
私心喜，青丝交递，权当赤绳系。

——右调《南浦月》

话说阴山脚下，温柔乡里，有一鬼叫做臭鬼，是个清白良民，靠着祖上传留的田房屋产过日子，家婆是赶丧大人的女儿，叫做赶茶娘。夫妻两个，单生一个女儿，因讨那先开花后结子的谶语，取名花娘。

那臭鬼起初也曾读过书，思量要入学，中举人，发科发甲的；无奈命运弗通，放屁文章总不中那试官的驴屄眼。考来考去，依然是个一等白身人。他就意懒心灰，遂把那章书卷起，收拾些老本钱，合个起家伙计，办了许多出手货，门市货，清水货，塞嘴货，赔钱货，冷热货，一门货，乱头货，开口货，寒贱货，各处冲州撞府去做那些说话贩子；虽不能一本万利，却也不减对合利钱。臭鬼做着了好生意，财来财去的觉手头活动，在外吃好着好，到处可以游山玩水，比那穷念书人，反有天壤之隔。过了一年半载，转转家乡，留些银钱安了家，又出去了，习以为常。

赶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里关门吃饭，或是做些针凿，或是赶些营生；再不然，看看闲者（此句不甚可解，疑者字为书字之误）。一个大肚痴囝，出外上街买市；一个骚丫头，在家烧茶煮饭。真是无忧无虑，适意不过的。

不知不觉，那臭花娘已有十几岁，生得瓜子脸，篾条身，弯眉细眼，冰肌玉骨，说不尽的标致，抑且聪明伶俐，凡事道头知尾。不拘描龙绣凤，件件皆精；琴棋书画，般般都会。夫妻爱若珍宝，务要寻个才貌双全，出类拔萃的女婿大官人来配他，因此尚未攀亲做事。

谁料那赶茶娘不知犯了甚么月晦，忽然生起馋獠病来，见了吃食物事就眼黄珠腾腾的：不拘团饵，塔（塔，应作塌）饼，鱼肉，小菜，像饿老鹰一般，擒住了狼飧虎咽；也不顾甚么甜酸甘辣，多则多光，光（次光字当是少字之误）则少光；无得吃了，便馋唾汩汩咽的搲肠食落（搲肠食落四字不甚可解，当是饿极想吃之意），肚里绞转来弗受用，只得日日买鱼买肉，蒸糕裹馒头的弄来吃下去。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，反弄得面黄肌瘦，筋丝无力，吃了困，困了吃，终日半眠半坐。臭花娘见他一日弗如一日，淹黄潦倒的只管想死下来——臭鬼又杳无音信，不见回家——心里好生着急，便立愿吃几年猫儿三官素，朝晨夜晚，求天拜地，替娘忏悔。

赶茶娘见他如此，便道："你望空许神许鬼，济得甚事？除非到脱空祖师庙里去替我烧炷回

头香，求他佛天保佑，或者有些效验。”

臭花娘道：“细娘家出头露面，穿寺烧香，只恐外观不雅。”

赶茶娘道：“多少千金小姐，又不曾生病落痛，一样入在三官社里；闻知那里有甚撑撒佛会，就八只脚跑弗及，也不怕男女混杂，挨肩擦背的不拘那里都赶了去。你今替娘烧香，是一团正经，况又下师姑堂，有甚不雅？”

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烛纸马来。无如那个痴囡，已于半月前偷了些衣裳头脑（头脑，犹言零碎），逃走得不知去向。骚丫头又要担汤挓水，服侍赶茶娘，不能随去。还亏少时臭鬼曾领他到过这庙里几次，想起脚路来还依稀约酌（约酌，隐约也）有些认得，只得自己拿了香烛，一步步望庙里行去。路虽不远，早已跑得口干舌燥。

到了庙里，那痴道婆便替他点上香烛。臭花娘双膝馒头跪在地下，祝告了一番。磕了头起来，便有一个后生（后生，谓年轻）师姑，向前来浪搭：那张牢屄嘴，就像捋舌唰哥一般，“小姐长”，“小姐短”，留他进去吃清茶。臭花娘正有些口渴，便也不甚推辞。师姑便搀了他手，引进房中。恰地坐定，只见师姑床上帐子里钻一个

眼光忒忒的大头魇子来。臭花娘吃了一惊，忙起身想跑，早被师姑关上房门拦住。那魇子不问情由，向前搂住了他便来亲嘴摸奶奶。臭花娘吓得魂不附体，尽命把他咬挟摘打。那魇子也不发怒，狗獾了面孔，只管低头下气的求他。师姑又在旁边花言巧语的相劝。那臭花娘恨穷发极，便把他一记反抄耳光。

师姑大怒道："嗔拳不打笑面。你好意劝你，怎倒这等不受人抬举！"便扎上手帮这魇子，把他扛头扛脚拖到床上撳翻了，那魇子便来扯他裤子。

臭花娘那时少个地孔钻钻，叫爷娘弗应的，只得杀猪一般喊起"救命"来。恰被活死人听见，打门进来救了他，领出庙门，犹如死里逃生，千恩万谢的感激不了。

活死人是个无卵毛后生，正在干狗屎发松时候，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标致大姐，教他如何不爱？便眉花眼笑的盘问他姓名，里居，年纪，月生，要送他回去。臭花娘见他美如冠玉，风流潇洒的，心里也十分爱慕，已不得要他送上大门，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贯告诉他。大家一路同行，你问我答的颇不寂寞。到了家中活死人自

向客位里坐地。臭花娘走进房中，正见赶茶娘坐在床沿上吃死鳖肉，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诉到庙里如此长，如彼短，幸亏得活死人来做了天救星，又承他直护送到家里，真是莫大之恩。赶茶娘听说，便教臭花娘扶傍出来，与活死人相见了，千谢万咶噪的感激不尽。

正在讲话，恰好臭鬼那日归家。走进门来，忽见赶茶娘骨瘦如柴，陪着一个美秀而文的行当小伙子坐着说话，臭花娘也在傍边听讲孱，满肚疑心疑惑，摸弗着头路起来，便问道："你怎么弄得这等人弗像人鬼弗像鬼的？此位却是何人？"

赶茶娘便将自己如何生了怪症，臭花娘如何去烧财香，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难，细细告诉一遍。臭鬼听得，把舌头拖到尺二长，说道："亏你吃了大胆药，就差个黄花闺女到这等所在去，怎不惹出事来！"

原来臭鬼老早晓得这色鬼在庙里的所作所为，若臭花娘跑去，真是羊落虎口，少不得被他们对准肚脐通肠教当一番。今得完名全节，好好回来，岂不是天大造化？忙向活死人谢道："若非官人搭救，小女定遭一劫，真是他重生父母

了。”

活死人道：“路见不平，自当拔刀相助。这是令爱的大福气，天差地遣教我进去做个解神星，怎敢当这般称谢！”

臭鬼又问起他家世来。活死人不好说出自己地头脚根，便扯个瞒天大谎，只说：“老子也曾做官做府，不幸早死早灭了。自己原也在家读书，只因遇着蟹壳里仙人，说我将来还要飞黄腾达，只是做那寻章摘句的书讹头，却终无了局，遂送我一葫芦仙丹，劝我去寻鬼谷先生，学成好本事，方才有用。因不曾问得那先生的好住场，只行各处瞎寻，不期而会遇着令爱。”一派鬼话，说得臭鬼愈加钦敬。

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饭端正，一总和盘托出。活死人看时，却是五簋一汤：一样是笋敲肉，一样是乌龟炒老虫，一样是白土鲋，一样是乡下乌壮蟹，一样是醋腌来吃的鹤脚上肉，一碗飞来虾圆汤，收拾的甚是精致。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回避，一同吃个合家欢乐，便大家四出跳坐定。

活死人自从吃了辟谷丸，还不觉饿，不过略吮滋味，逐样尝尝罢了。那赶茶娘就像苍蝇见了

热血一般，两个肩头扛张嘴，吃一箝二看三的“抢得快，是强梁”。活死人见他口头这等馋法，心里想道：“看他如此贪吃懒做，真像有磨子在肚里牵的一般。若把辟谷丸吃下去，料想止得定的。”便向葫芦里倒出一丸来，递与他道：“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，谅必百病消除的。既有贵恙，何不吃一丸试试看？”

赶茶娘便接来吃下，真是有些仙气，霎时间便膨脝气胀的饱筋长（长，应作胀）起来，就放下筷吃不下了。臭鬼大喜，忙向活死人谢了又谢。

大家欢呼畅软（软，当是饮字之误），吃到半桌里，臭鬼已有些酒意，便向赶茶娘道：“我们一心计路要寻个像心像意的女婿，直至如今不曾寻着。此位官官，有这般才貌，你们娘（娘下似缺一儿字，后同；但在太仓话中，“娘两个”可通）两个，又都受过他好处。吾欲将女儿与他攀亲做事，你道如何？”

赶茶娘道：“我也蓄心已久。”便看着活死人道：“不知官官意下如何？”

活死人假意辞道：“令爱天姿国色，只宜配王孙公子。若与我这拣出乡下人相配，岂不是唐

窦西施？还宜另择门当户对的为是。”

臭鬼道：“不必太谦。若论那些膏粱子弟，大半只晓得吃食，打雄，屙屎，困，鲜衣华帽的摆摆空架子罢了。就有几个真才实学，也怎及得官官这般才貌双全，又与小女年相若，齿相等：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不必推三阻四。”臭花娘初听得爷娘说话，心里暗喜，忽见活死人半推半就，甚是着急，连忙丢个眼风。活死人觉着他意思，又见臭鬼这般说陈（说陈，说法也），便答道：“既蒙错爱，不敢固辞，容日央媒说合便了。”

臭鬼趁着酒高兴，说道：“一言为定。那些繁文礼节，讲他什么！只消留一件表记与小女，便媒人了（句有脱字）。”

活死人听得要他表记，自思身边一无所有，光身体滑的，把什么与他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向头上拔下一把发来，说道：“百年大事，把那身外之物作信，反觉轻亵了。书上说的：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’以此为信，虽无媒妁之言，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。”

臭鬼大喜道：“这个聘礼，倒也脱俗，真可称结发夫妻了。”连忙接来递与臭花娘，教他拔些下来，做个回敬。臭花娘红着鬼脸，不好意思。

赶茶娘笑道："礼无不答。这是正经事务，又不是私订终身。一毛不拔，成何体统？"便伸手向他捋头毛凑耳朵的拔了几根，递与活死人收着。又吃了几杯喜酒，方才散席。便留活死人住下。

到了次日，臭鬼因离家日久，不免到外面张新眷，望朋友，应酬世故。活死人住在家中，与他娘两个闲话白嚼蛆，堆堆坐，堆堆讲，也没甚厌时。真是逢着好处便安身，把那寻先生肚肠丢在九霄云里去了。

住过半个十日，还不想着起身。一夜困在床上，正想那日间与臭花娘眉来眼去，交头接耳许多情景，只见蟹壳里仙人走来说道："我一片婆心超度你，却如何这般躲头避懒，今日之下，还在此处好困得紧？岂不闻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？若如此贪自在，怎么成得人？快些去罢！"

活死人忙拉住他的衣袖管，要问他先生住处，却被一只三脚猫衔住一个死老虫，跳在踏床板上一声响，把他惊醒，原来是一个春梦。手里摸着爿席角，并不是甚么衣袖管。撑开眼皮看时，早已大天白亮。慌忙起来，走入里面，见他一家门尚未起身，便在房门外冷板凳上坐下，肚

里胡思乱想：欲要辞去，又牵心挂肚肠的掉不落臭花娘；欲要不去，又恐误了自己前程万里。正是眼泪撒撒落，两头掉弗落。思来想去，没个决断。

只见臭花娘开门出来，见他无聊无赖的坐在门口，便笑嬉嬉问道："今日怎起这般早身，可是怕日头晒肚皮么？"

活死人便将梦见蟹壳里仙人及自己决断不下的缘故告诉他。

臭花娘正色道："仙人的仙仙说话，岂可不听？你我的终身已定，后会有期。若要同衾共枕，须待花烛之夜。你今就年头住到年尾巴，也巴不出甚么好处，枉苦废时失事，不可错认了定盘星。"

活死人不觉爽然自失，道："小姐金口玉言，教我怎敢不依头顺脑。"

说了一回，那臭鬼老夫妻两个都已起身。活死人便把做梦的话，述与他听，告辞要去。

臭鬼道："既是仙人劝驾，不敢强留，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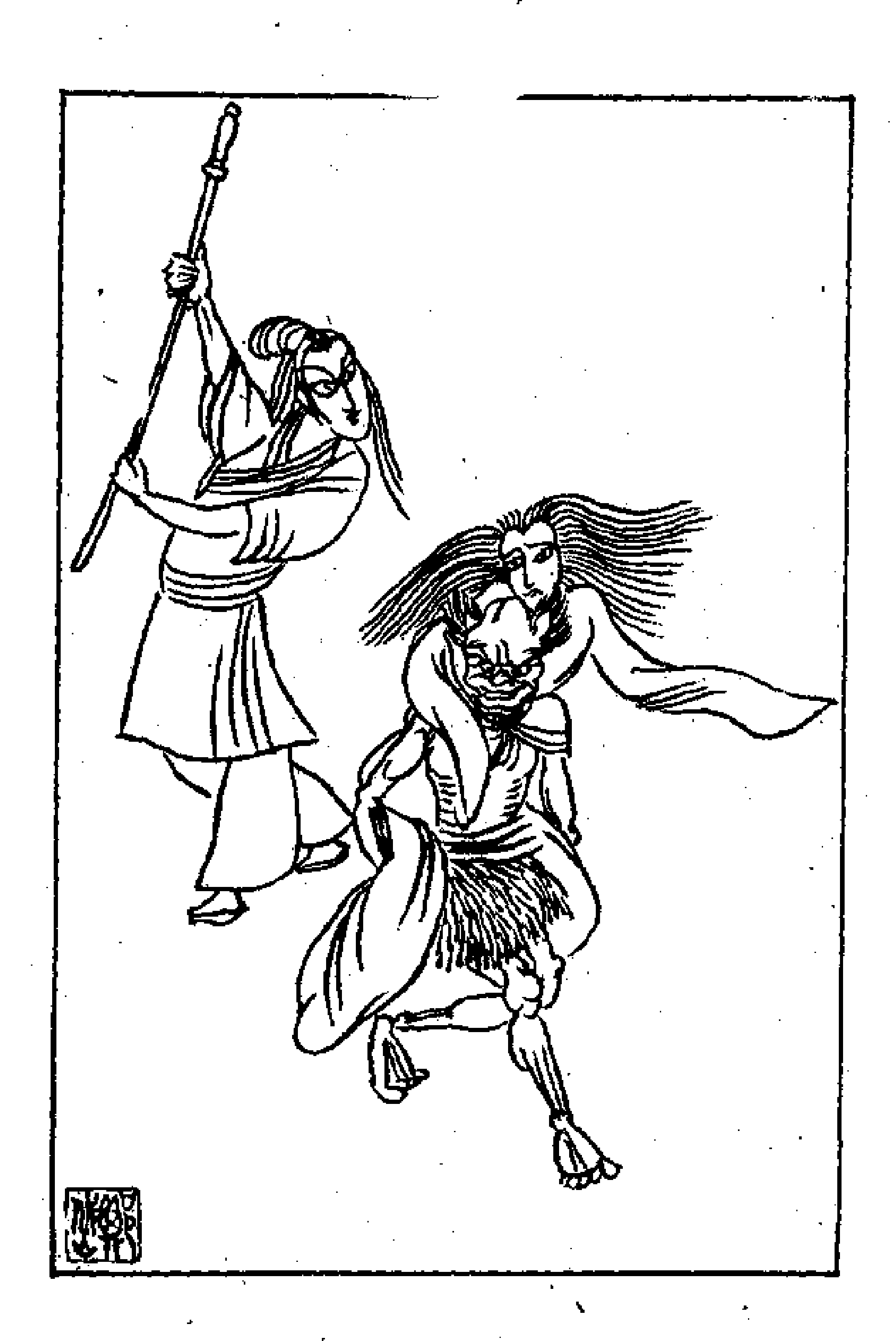
便教收拾起物事来，饯行起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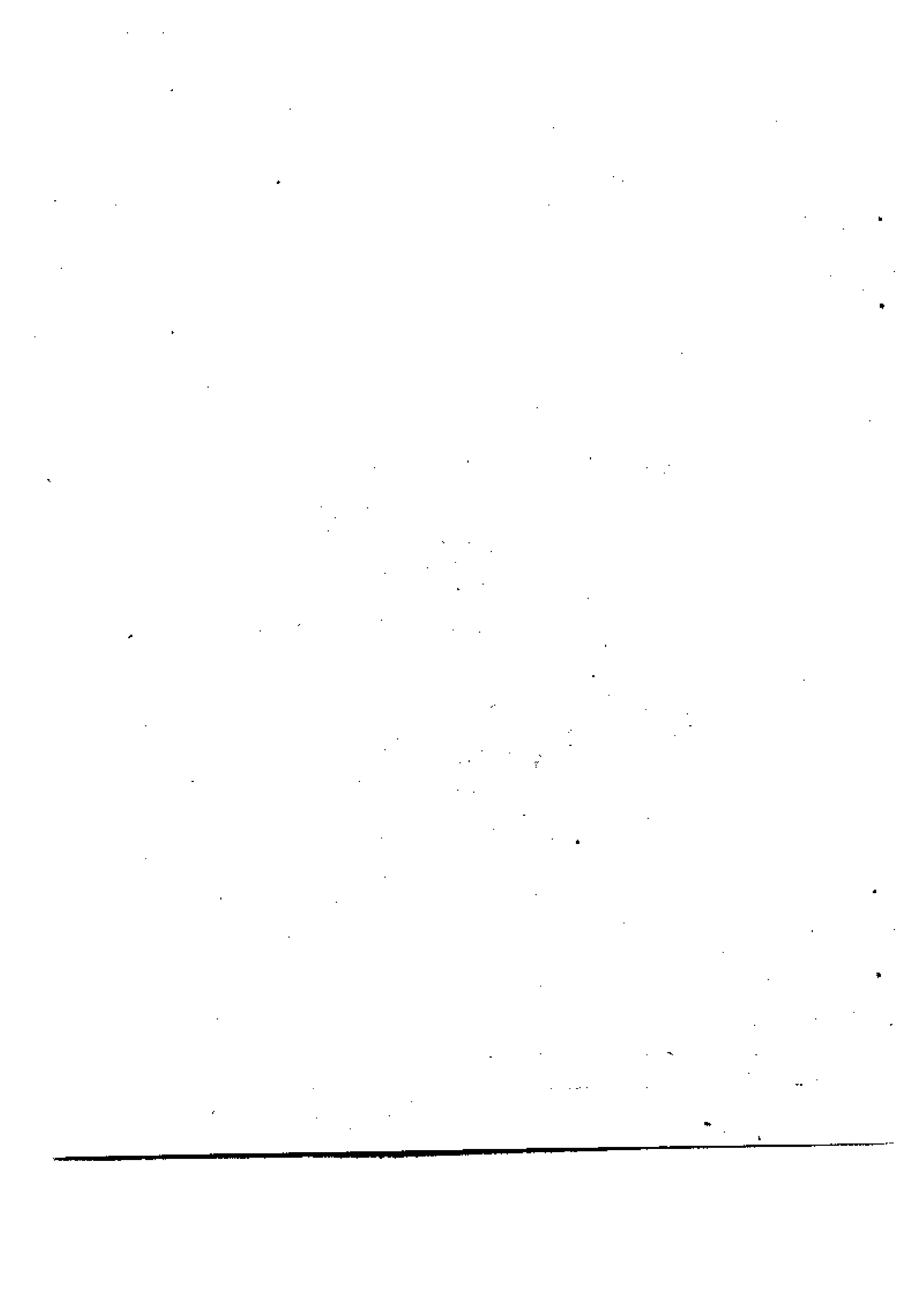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：必需学成文武艺，方能货与帝王家。不知活死人此去，几时寻着鬼谷先生。且听下回

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赶茶娘只道师姑为女子所做，既然修行念佛，自当谨守清规，故放心托胆，打发女儿去。岂知他佛门广大，常为和尚出入之所乎。臭花娘虽知出头露面，外观不雅，无如细娘家说话弗当，反被娘数说一番，只得奉命而行，亦不料有人要来亲嘴摸奶奶也。那时双拳弗捏（捏，应作敌）四手，正当叫爷娘弗应之时，忽得活死人来吵散，送上大门。虽然素昧平生，早已两心相照。男贪女爱，恋恋不舍，而又恰得好爹好娘，与他玉成其事，真乃天从人愿也。





何典卷八

第八回

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

词曰：
真堪爱，如花似玉风流态。
风流态，眠思梦想，音容如在。
东邻国色焉能赛？桃僵偏把李来代。
李来代，冤家路窄，登时遭害！

——右调《玉交枝》

话说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里，与臭花娘朝夕相对，或是做首歪诗，或是着盘臭棋，有话有商量的好不快活。无端困梦头里被蟹壳里仙人数驳一番，又听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厉色，说得他卵子推（推下当有一在字）冰缸里，冷了下半叚（叚，当是段字之误），只得告别起身。

及至跑出大门，又茫茫无定见的，不知向那里去好。姑且拣着活路头上信步行将去，遇着过来人，便问鬼谷先生的来踪去迹，并没一个知道。寻了好几时，无头无绪的，不免意懒心灰，肚里想道："这蟹壳里仙人既是一团好意，也该说明个场化（场化，谓地点），却如何弗出獤皮弗出面的，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，东奔西走去瞎寻。这等无影无踪，不知寻到何日是了！"

正在自言自语的抱怨，忽然昏天黑地起起乌云阵头来，活死人忙道："这里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若落起骑月雨来，却那里去躲？"

四面一望，只见斜射路里有个乌丛丛田头宅基，便飞奔狼烟（狼烟，犹文话中"洋洋乎"之"乎"，"买买然"之"然"。此语苏沪一带已消失，江阴无锡等处犹有之；为状人挥拳打人曰"直拔狼烟打"，直拔状声，狼烟则然字义也。飞奔之奔当是衬字，

无所取义。故飞奔狼烟四字，意即“飞也似的”也）的跑上前去。到得门口，却又关紧在那里，不好去敲门打户，就在步檐底下暂躲。幸喜出头椽子甚长，不致漉湿身上。谁知阵头大，雨点小，霎时雨散云收，依旧现出黄胖日头来。

正想走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响，两扇真宝门大开，跑出一个腰细肩胛阔的精胖后生来，看见活死人，立在门口便喝，问道：“你是甚么野鬼？莫不是倒麦牺贼，在此看脚路？”

活死人怪他出口伤人，便道：“你怎眼眼（眼眼，谓眼，盖故作大人教小儿学语状以诮之）弗生，人头弗认得，就这般出言无状，是何道理？”

那后生大怒道：“你怎敢回唇答嘴？”

便赶上赶落要打活死人。活死人是吃过大力子的，那气力无倒数在身乡子（无倒数当是无量数之意；身乡子，当是身腔子之意。此二语不甚通行，疑是旧方言之已死者。太仓语中有“无淘数”及“身乡”二词）里，见他这般大势头，便先下手为强，将他拚心一记，恰正打在拳窠里。那后生自道武艺子高强，欺这活死人细皮白肉文绉绉的，把他吃得下肚；不防他捉冷刺一记，便立脚弗住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仰缸跌转来。连忙爬起，脚

头弗曾立定，又被活死人一撳一个臀塌桩，又坐倒了。料想斗垒弗过，只得问道："你到底那里来的恶鬼？怎敢上门欺人？"

活死人道："我只为寻个先生，偶然在此借步檐躲雨。你怎一面弗相识，就冤我做贼？可知道贼难冤，屎难吃么？"

后生道："你先生是谁？却到这里来寻。"

活死人道："我寻的是鬼谷先生。"

后生哈哈大笑道："你怎向真人面前说起假话来？那先生的学生子，连我只得四个，何来你这辜生人？"

活死人见说，忙问道："你既是他学生子，先生却在何处？"

后生道："你须赔了我弗是，方说与你听。"

活死人只得唱个撒网喏，求他指引。后生道："他住在黑甜乡，离这里路虽有限，但尽是百脚路；熟事人跑惯的，有时不小心，还要走到牛尖角（尖角，应作角尖）里去，弄得拔身弗转，何况你人生路弗熟，那里摸得到？倒不如草榻我家，明日与我一同走罢。"

活死人谢道："如此足感盛情，只是打搅不当。"

后生道："不打不成相识。既已打过，就是相识了。何必客气?"便把活死人让进家里，大家通名道姓。

原来这后生叫做冒失鬼。老子也是个宿渎头财主，早已死过，留下大家大当与他掌管。他又不晓得做人家世事，一味里粗心浮气，结交一班游手好闲的朋友，日日出去擎鹰放鹞的寻开心；又自恃身长力大，可以弗吃眼前亏，到处惊鸡闹狗的闯事。娘也管他不下。

一日，同着数鬼，擎了斵尾巴老鹰，牵着瘦猎狗，掮枪使棒的来到黑甜乡里。看见路傍有几棵截弗倒大树，一只抄急兔子正在树脚根头吃那离乡草。

冒失鬼道："兔子弗吃窠边草的。这只兔子如何倒在窠边吃草?"便把老鹰放去。真是见兔放鹰，犹得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捉了兔子，正想要跑，忽抬头见大树大丫叉里，一只老鸟在上面褪毛，忙又将鹰放起，那老鸟是翅扇毛通透的，看见鹰来，便一倘（倘，应作淌）翅飞上天顶心里去了。那老鹰活食弗吃吃起死食来，并不去追老鸟，反飞入鬼谷先生家里，把一只斜撇雄鸡抓住。被鬼谷先生的学生子地里鬼看见，如飞

上来，一把捉牢，拿根砻糠搓绳缚了，缆在一个狗肉架子上。冒失鬼追到看见，大怒道："怎敢把我的北鸟弄坏？"拔出拳头要打地里鬼。地里鬼自恃名师传授，法则多端，怎肯相让？也就硗拳捋臂的迎他。两个一拳来，一脚去，打起死账来。

鬼谷先生跑来看见，喝住地里鬼。这冒失鬼弗识起倒，便上起鬼谷先生船来，被鬼谷先生使个定身法，弄得他四手如瘫，有力无用处。又见地里鬼口口声声叫他"先生"，忽然心内寻思道："闻说鬼谷先生近来住在黑甜乡里，不要就是他？"便问道："你有这般真本事，莫非就是甚么鬼谷先生么？"

鬼谷先生道："既知我名，怎敢到来放肆？"

冒失鬼道："不消说，千差万差，总算我差。你放了我，我情愿拜你为师。"

鬼谷先生道："既肯改恶从善，也不与你一般样见识。"便使个解法放了他。

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动，不觉大喜，便跪下磕个头，道："我就此拜了先生罢。"

鬼谷先生见他爽利，又晓得尊师重傅，是个有出息的，心里也喜；问了姓名籍贯，说道：

“要学本领，也不是一凑谢师的。还当回家说知，方好到来习练。”

冒失鬼道：“先生说的是。”

便告辞出门，寻着众鬼，一径回家，对娘说知。他娘甚喜欢，便端正一肩行李，拣个入学日脚，来到鬼谷先生家住下。

过了几日，又有大排场来的兄弟两个：那兄叫做摸壁鬼，令弟叫做摸索鬼，也是慕名来学的。那先生因材制宜，教法甚多。这冒失鬼一窍不通，只有些蛮气力；学了多时，方学会几样死法则。那日偶然回在家中，恰遇活死人来躲雨，遂打成相识，领他到先生家来，拜见了鬼谷先生，与师兄辈都相见了，住在他家。

那活死人本已聪明，又吃了益智仁，愈加玲珑剔透。鬼谷先生也尽心教导。那消一年半载，便将鬼谷先生周身本事，都学得七七八八。

一日，大家在门前使枪弄棒，操演武艺，鬼谷先生在傍点拨。忽听得半空中几声野鹤叫，一朵缸爿头云，从天顶里直落到地上；云端里一只仙鹤，嘴里衔张有字纸。活死人上前抢来，看时，尽是许多别字，一个也不识，递与鬼谷先生，先生看了，点头会意，便对众学生子道：“本期与

你们相处三年五载，然后分手。无奈天符已至，只得要散场了。”便各人叮嘱几句，跨上鹤背，腾空而起，望扬州去了。

众学生子跪下拜送，直等望不见了，方才起来，大家面面相觑。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只得各归闲散。

冒失鬼晓得活死人无家无室，便欲留他归去暂住。活死人也欣然乐从，随他回家，不题。

且说那色鬼自从在脱空祖师庙里见了臭花娘，回到家中，眠思梦想，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，那里放得下？晓得他是跑到庙里的，定然不是远来头，总在六尺地面上，差了人各处去寻访。只因臭花娘从未出门，无人疑到他家，只是挨丝切缝，四处八路去瞎打听。

谁知事有凑巧，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，叫做豆腐西施，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，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。老子豆腐羹饭鬼，薄薄有几金家业，只生得他一个独囡。那日因到亲眷家边吃了清明饭回来，被色鬼的差人看见，寻思近地里再没有第二个美似他的，色鬼庙中所遇，谅必就是他，便如飞来报与色鬼知道。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间，听他们说得有凭有

据，便也以讹缠讹，信以为实，就与众门客商议。

大家议论纷纷，只有一个叫做极鬼，说道："这也不是甚么团圞大难事。那豆腐羹饭鬼住在独宅基头上，只消我们几个扮做养发强盗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或是拿铧锹掘个壁洞，软进硬出；或是明火执仗，打门进去，抢了就走，夜头黄昏，那里点了乌鼻头来寻？又不担搁工夫，手到拿来，岂不是朝种树夜乘凉的勾当？"

色鬼大喜道："此计甚妙，就烦你干来。事成之后，重重相谢。"

极鬼便纠合几个同道中，来到村里，拣个僻静所在，拓花了面孔，扎扮停当；等到更深夜静，来到豆腐羹饭鬼门口，点起烟里火来，打门进去。那豆腐羹饭鬼一家门，正困到头忽里，忽被打门声惊觉了，慌忙起来。才立脚到地下，那伙强盗已一拥进房，各人拓得花嘴花脸，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。两个便将豆腐羹饭鬼帮住，把刀架在头骨上，不许他牵手动脚。几个便向床上搜看。那豆腐西施虽然穿了衣裳，却不敢走下床来，坐在皮帐里发抖；被极鬼寻着，一把拖下床来，背着就走。众鬼也就趁火打劫，抢了好些物事，一哄出门。

豆腐羹饭鬼冷眼看他们行作动步，是专为女儿来的，又闻得色鬼在各处早打听，要寻甚么标致细娘，便疑心到他身上。叮嘱家婆看好屋里，自己悄悄然出了门，望着火光跟将去；恰正被他猜着，见他们一径望色鬼家里去了。便寻思道："那色鬼泼天的富贵，专心致志寻了女儿去，自然千中万意，少不得把他做个少奶奶，住着高堂大厦，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。也是他前世修来的。"一头肚里胡思乱想，一头望家里回来——已经朦朦天亮——便向老婆说知。老婆道："你不可一想情愿。他是有门槛人家，若有这般好心，怎不教人来说合？明媒正娶，难道弗好，倒要半夜三更出来抢亲？你快再去打听。倘能像你心意，便与他亲眷来去，也觉荣耀；万一别有隐情，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。"

豆腐羹饭鬼道："你也说得是。我自己不好去打听，待我央人去便了"，

忙走到一个好乡邻冤鬼家来，托他去打听。不题。

却说这极鬼抢着了豆腐西施，满心快活，巴望送到色鬼面前，要讨个大好的。谁知那色鬼的老婆，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，叫做畔房小姐，生

得肥头胖耳，粗脚大手。自持是太师爷的女儿，凡事像心适宜，敢作敢为；又妒心甚重，家里那些丫头女娘家，箍头管脚，不许色鬼与他们丑攀谈一句。色鬼虽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帅，无如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，怎熬得住？家里不能做手脚，便在外面寻花问柳，挽通了师姑，却向佛地上去造孽。就是查访那标致细娘，也不过想寻个披蓑衣乌龟，钻谋来私下去偷偷罢了，原没有金屋贮阿娇的想头。只因听了极鬼一席话，说得燥皮，便一时高兴，教他去干。原想要另寻个所在安置的；不料他们商议时，却被一个快嘴丫头听见，告诉了畔房小姐。畔房小姐听得，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端正一个突出皮棒槌，把色鬼骗进房中，打了一顿死去活来，拿条软麻绳缚住了。又恨极鬼牵风引头，算计也要打他一顿出气；便一夜弗困，拿着棒槌守在门口。

等到四更头，听得众鬼回来；那极鬼背了豆腐西施，领头先进。畔房小姐在暗头里听得脚步响，便举起棒槌夹头打来；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，正中太阳里，打得花红脑子直射！畔房小姐闻得一阵血腥气，便缩了手。后面众鬼拿着灯笼火把一拥入来，忽看见满地鲜血。极鬼忙将豆腐

西施放下，看时，早已呜呼哀哉了。大家吓得屁滚尿流，趔出脚都逃走的影迹无踪。畔房小姐也觉心慌意乱，畔进房中去了。

门上大叔只得报知轻脚鬼。查起根由，才晓得是扮作强盗去抢来的。依了官法，非但一棒打杀，并且要问切卵头罪的，怎不惊惶？还喜得没有知觉，忙使人把死尸灵移去丢在野田堵里。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脑子，便向地下刮起来吃干净了，叮嘱众鬼不许七噪八谈。只道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谁知那门上大叔却与冤鬼是触屄朋友，见冤鬼来打听，弗瞒天，弗瞒地，原原委委，一本直说。冤鬼晓得了实细，忙回来报与豆腐羹饭鬼知道。

正是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不知豆腐羹饭鬼得知了凶信，如何处分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气，目中无人，到处以强为胜，一遇鬼谷先生，早已束手缚脚，有力无用处。还亏他福至心灵，便肯改邪归正。然到底禀性难移，见了活死人细皮白肉，只道善人好欺，又复出言无状。岂知人不可以貌相，强中更有强

中手乎？至于色鬼，岂不知老婆平素日间所作所为，乃一听极鬼撺掇，就不顾違条犯法，飞得起教他去干；遂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绝世佳人，送到西方路上去，岂非作尽灵宝孽哉？



何典卷九

第九回

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

词曰：

好色原非佳士，贪财怎做清官？
听人说话起争端，赢得一刀两断！
城破何难恢复，关全尽可偷安。
谁知别有镇心丸，夫妇双双远窜！

——右调《白苹香》

话说豆腐羹饭鬼被强盗来抢了女儿去，晓得是色鬼所作所为，一味浅见薄识，巴望女儿做个少奶奶，将来好与他亲眷往来，担（担，应作胆）托心宽的坐在家里等怨（怨，据上应作冤；下同）鬼来回音。不多几时，只见怨鬼气急败坏跑进门来，见了豆腐羹饭鬼说道："亏你还这等逍遥自在的！你女儿已被他们打杀了！"

豆腐羹饭鬼还不相信，说道："我与他们前（前，应作今；但太仓成语中确作前）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无缘无故的来捉他去活打杀，天底世下也没有这款道理。"

怨鬼便将门上大叔告诉的话，一五一十述与他听，道："如今你女儿的尸灵横骨，现（现，表现之现，非现在之现）躺在怪田里。"

那时吓得魂不附体，夫妻两个跌搭跌撞的赶到怪田里去寻看。跳过了八百个麦棱头，只见几只壅鼻头猪狗，正在那里齇死人。忙上前赶开，看时，一吻弗差，正是女儿豆腐西施，打得头破血淋，眼乌珠都宕出来，躺在田沟角落里。大家号肠拍肚的哭了一场，算计要赶到色鬼家里去拚性舍命。

忽望见跑熟路上有鬼走过，认得是荒山脚

下的迷露里鬼，晓得他会画策画计的，连忙横田直径追上去，请他转来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："今要思量打上大门去，可使得么？"

迷露（露下据上下文当有一里字）鬼道："动也动弗得！他侯门深似海的，你若打进去，他家里人多手杂，把你捉来锁头缚颈的解到当官，说你诬陷平人为盗；那时有口难分说，枉吃一场屈官司。再不其然，把你也像令爱一般，打杀在夹墙头里，岂不白送了性命？"

豆腐羹饭鬼道："老话头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们不过是哺退乡绅，怎敢日清日白便把人打死？难道是奉旨奉宪打杀人弗偿命的么？"

迷露里鬼道："虽说是王法无私，不过是纸上空言，口头言语罢了。这里乡村底头，天高皇帝远的。他又有财有势，就使告到当官，少不得官则为官，吏则为吏，也打不出甚么兴（兴，去读，发旺之意）官司来。即或有个好亲眷，好朋友，想替你伸冤理枉，又恐防先盘水，先湿脚，反弄得撒尿弗洗手，拌在八斗槽里，倒要拖上州拔下县的吃苦头，自然都缩起脚不出来了。依我之见，还是捉方路走好。且到城隍老爷手里报了着水人命。也不要指名凿字，恐他官官相卫，阴

状告弗准起来;只可浑同三拍的告了,等他去缉访着实。这才是上风官司,赢来输弗管的。"

豆腐羹饭鬼道:"真是一人无得两意智。亏得与你相商,不致冒冒失失干差了事。"遂打发老婆先归,谢别了迷露里鬼,一径望枉死城来。

到得城里,寻个赤脚讼师,写好白头呈子,正值城隍打道回衙,就上前拦马头告状。城隍问了口供,准了状词,一进衙门,便委判官乌糟鬼去相了尸,然后差催命鬼捉拿凶身。催命鬼领了牌票,差着伙计,三路公人六路行的各到四处去缉访;今朝三,明朝四,担担搁搁过了多时,方才访着是色鬼所为。忙来禀明饿杀鬼,便与刘打鬼一同商议。

原来刘打鬼收成结果了雌鬼,把活鬼的故老宅基也卖来喂了指头,弄得上无片瓦遮身,下无立锥之地,只得仍缩在娘身边。后来饿杀鬼升了城隍,接他娘两个一同上任,做了官亲,依旧体而面之了。

那日见饿杀鬼说起这事,便道:"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,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,怎好去惹他?况你现亏太师提拔,方能做这城隍,也当知恩报恩,岂可瞒心昧己,做那忘恩负义的无良心

人。依我算计，倒有个两全其美的道理在此。那荒山里有两个大头鬼：一个叫做黑漆大头鬼，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戏场上打杀破面鬼的；一个叫做青胖大头鬼，闻说也曾杀人放火。他两个专干那不公不法的事，倒不如将他捉来，屈打成招，把这件事硬坐他身上；凭他贼皮贼骨，用起全副刑具来，不怕他不认帐。一则结了此案，二则捉住大伙强盗，又可官上加官，岂非一得而两便？”

饿杀鬼听得可以加官进爵，便望耳朵管里直钻，不觉大喜；便教催命鬼领了一群白面伤司，到荒山里去捉鬼。

那些伤司，巴不得有事为荣，欢天喜地的带了链条绁索，神哗鬼叫，一路行来。正在四栅街上经过，恰撞着黑漆大头鬼，吃得稀糊烂醉，歪戴了配头帽子，把件湿布衫敞开，露出那墨测黑的胸膛，上街撇到下街的骂海骂（次骂字下据四八页，“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句”，当补一山字，但“骂海骂”一语亦通行；海，此训为大）。催命鬼看见，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便迎上前来捉他。那黑漆大头鬼虽然酒遮了面孔，人头弗认得，见人来捉，便也指手画脚的四面乱打。众鬼那里敢上身？不料他一个不小

心，踏了冰荡，磕爬四五六，一交跌倒。众鬼一齐上前揿住，还捉子头来脚弗齐；连忙拿出蛀空麻绳来，把他四马攒蹄，牢捉牢缚，捆好了扛头扛脚捉回城中。进了射角衙门，报知饿杀鬼。饿杀鬼出来，看见只得一个，便问道："还有一个如何不捉？莫非你们得钱卖放了么?"

催命鬼道："这个是在路头上捉的。因他力大无穷，恐防走失，所以先解回来。如今还要去捉那个。"

饿杀鬼道："既如此，快去快来!"

催命鬼只得领了伤司，仍望荒山里去了。

饿杀鬼看这黑漆大头鬼时，还醉得人事不省，便道："原来是一个酒鬼，吃了一扑臭酒，连死活都弗得知的了。且把他关在监牢里，等捉了那个来，一同审罢。"

牢头禁子便扛去，丢在慢字监里，不题。

且说那两个大头鬼，狐群狗党甚多；就是山脚下迷露里鬼，轻骨头鬼，推船头鬼，都是拜靶子兄弟。黑漆大头鬼被捉时，已有人报知迷露里鬼，便与轻骨头鬼两个来见青胖大头鬼，说知就里。青胖大头鬼大惊道："此去定然凶多吉少，我们快去救他。"

迷露里鬼道："不可造次，且烦轻骨头鬼到那里打听为着何事，方好设法去救。"

轻骨头鬼听说，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，飞踢飞跳去了。不多一个眼闪，只见催命鬼领了一群伤司，呼么喝六的拥进门来。

青胖大头鬼喝道："你们是甚么鬼？到此何干？"

催命鬼道："我们是城隍老爷差来请你的，"便拿起链条望青胖大头鬼头骨上套来。青胖大头鬼大怒，提起升罗大拳头，只一拳，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！众伤司见不是头路，忙要逃走，被青胖大头鬼赶上脚踢手捧，尽都打死。就有个把死弗尽残，也只好在地下挣命。

迷露里鬼忙向前来劝，已经来不及，便道："官差吏差，来人弗差。他们不过奉官差遣，打杀也觉冤哉枉也。如今一发造下迷天大罪，怎生是好？"

青胖大头鬼道："一不做，二不休！索性聚集人众，杀入城中，救了黑漆大头鬼，再寻去路不迟。"

便打发小鬼分头去把各路强鬼都聚拢来，一面收拾枪刀木棒。山中没有鬼马，便去捉只吃

蚊子老虎来做了坐骑。等到月上半阑残，那四处八路的强鬼都已到齐。大家饱餐战饭，青胖大头鬼拿了拆屋榔槌，豁上虎背，领头先进。推船头鬼也骑只头发丝牵老虎，拿根戳骨棒。迷露里鬼不会武艺，拿了一面挡箭牌，骑只灶前老虎。小喽罗都掮了阿罗罗枪，随在后面，趁着一汪水好亮月，望枉死城进发。

且说这黑漆大头鬼在慢字监里，一忽觉转，只觉得周身牵绊。开眼看时，方知满身绳捆跌弗撒，恼得他尽性命一跳，把些蛀空麻绳像刀斩斧截一般，都迸断了，跳起身来。两三个牢头忙上前来捉时，早被他一顿抽拔拳，都打得死去活转来，便就神哗鬼叫的打将出来。外面禁子听见，忙把牢门关紧，一面去报城隍得知。

饿杀鬼闻报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忙点起合班皂快壮健，尽到监里去捉鬼；再差刘打鬼到老营里去吊阴兵来协助。众鬼都踢枪弄棒的来到后北监门口，那黑漆大头鬼已经攻出牢门，看见众鬼都拿着手使家伙，自己赤手空拳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不免有些心慌，忽见壁脚根头靠一个石榔槌，便抢在手里，一路打来。众鬼那里拦当得住？被他打出衙门，正遇着刘打鬼领了一队阴兵，弓

上弦，刀出鞘的杀来，就在衙门口敌住，里应外合，围裹住了。黑漆大头鬼虽然勇猛，无奈是空心肚里，又遇那些阴兵尽是敢死之士。一个个越杀越上的，再不肯退。

那轻骨头鬼在城中，得知信息，自料孤掌难鸣，不能救应，欲回山报信。奔到城门口，早望见门口也有一簇阴兵守把（把字应在守字上。太仓语中确作守把），不能出去，看见路傍有一大堆柴料，便心生一计，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，霎时间鬼火唐唐着起来。阴兵望见起火，便向前来救，被他溜到门口，拽开了门。正待出城，凑巧遇青胖大头鬼兵马恰好到了。轻骨头鬼接着诉知前事，青胖大头鬼听得，便放出骑虎之势，冲到衙门口，正见无数阴兵，围住了黑漆大头鬼，喊杀连天。青胖大头鬼大怒，使起拆屋榔槌，冲入阵中。众阴兵杀了许久，都已筋疲力尽，怎当这青胖大头鬼犹如生龙活虎，使发了榔槌，如太山压顶一般打来？只得各顾性命，四散逃走。那刘打鬼正要想跑，不料夹忙头里膀牵筋起来，弄得爬滩弗动，寸步难移，被黑漆大头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颏，连颈柱骨都别折了；趁势杀进衙门，把些贪官污吏，满家眷等，杀个罄尽。然后商量走路。

迷露里鬼道："如今也不必走了。索性据住城池，造起反来，杀上酆都城，连阎罗王也吵得他无脚奔。那时你们两个，一个据了酆都城，一个据了枉死城，平分地下，岂不好么？"

二鬼大喜，道："好计！"

黑漆大头鬼便自称杜唐天王，青胖大头鬼号为百步大王，据住了枉死城，谋反叛逆，打账先去攻鬼门关。不题。

却说鬼门关总兵白蒙鬼，自从到任以来，正值太平无事，吃了大俸大禄，虽然不是三考里出身，也该做此官，行此礼；谁知他却一味里吃食弗管事，只晓得吹歌弹曲，饮酒作乐，把那军情重事，都摞在形容鬼身上；自己倒像是个闲下里人。

一日，正坐在私宅里一棵黄柏树底下，对了一只乡下臭蛮牛弹琴，只见形容鬼跑来说道："亏你还有工夫鬼作乐！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来难民，说被两个大头鬼攻破了城池，将些醉官醉皂隶，尽都杀死，现在据住枉死城谋反。闻说还要来抢鬼门关。可作速算计，庶保无虞。"

白蒙鬼听说大惊，忙教难民来问知始末根由，随即上关点兵把守，不许野鬼过关。一面奏

闻阎罗王。

阎罗王闻奏，便与多官计议。只见识卵太保出班，奏道："料想两个独脚强盗，做得出甚么大事业来？那鬼门关兵精粮足，即着总兵白蒙（蒙，据上当作𬗁下同）鬼领兵收捕，自可指日成功。"

阎王依奏，即发一道假传圣旨，着白𬗁鬼剿捕贼完，收复城池。

白蒙鬼接着旨意，几乎魂灵三圣都吓落了，说道："我虽文武官员俱曾做过，却文不能测字，武不能打米，怎当得这个苦差！"说罢，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

只见那个副总兵替死鬼，勃然大怒道："你枉做了男子汉大丈夫，却如此贪生怕死。目今正在用兵之际，对了千人百眼做出这般小娘腔来，岂不慢了军心！你有眼泪向别处去落，待我领兵便了！"

骂得白𬗁鬼满面羞惭，尿启嘴弗开。

忽见几个阴兵，慌慌张张跑来报道："大头鬼引兵已到关下了！"

白𬗁鬼只得同了众鬼，都上关来；看时，只见无数鬼兵，簇拥着那黑漆大头鬼，果然可怕。

你看他身长一丈。腰大十围，头大额角阔，两眼墨测黑，面上放光发亮，胜如（胜如，犹如也）涂了油灶墨；骑一只纸糊头老虎，手里拿个杀车榔槌，在关前耀武扬威。白蒙鬼看见，愈加吓得顿口无言。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头酥；无奈才说过了硬话，不好改口，只得装着硬好汉，说道："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他则甚？且待我去挡个头阵，掂掂斤两看。造化一战成功，也未可知。"便装枪骑马，硬着头皮，杀出关去。

黑漆大头鬼看见，迎上前来，也不打话，抛撻起榔槌就打。替死鬼举枪，急架相还。战不多几个回合，早被黑漆大头鬼一记杀车榔槌，打得头向洞肛里撒出来，死在马上；趁势抢上关来。形容鬼在关上，忙把砖头石块及榉槌木概打将下去，黑漆大头鬼只得退回。各人守住老营。

白蒙鬼回到衙中，愁眉不展，与长舌妇商议。长舌妇道："我们好好在枉死城做官，却调到这里来做甚么总兵，反教那饿杀鬼去搅乱天朝，惹出这般飞来横祸来，带累我们担惊受怕。那大头鬼凶天凶地，关上又无强兵猛将，那里守得住？倘有些失差业户（失差业户，犹言不测。业户二字亦可写作"二五"，此方言中有音无字之词，不

能以形体求之。或谓此当是酿祸二字之音转)，就使逃得小性命，也弄得拆家败散了。倒不如弃了这里，逃到他州外府，拣个人迹不到之所，隐姓埋名，住过几时，由他们羊咬杀虎，虎咬杀羊，我们只在青云头里看相杀，岂不逍遥自在?”

白𧆥鬼听说，喜道：“家有贤妻，夫不遭横祸。你的算计，一点弗差。这关后有条尽头路，直通着仙人过岭，再过去便是无天野地。那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尽可安身立命。待我与形容鬼说知，教他收拾同去。”

长舌妇道：“那形容鬼是个吃狗屎忠臣，怎肯跟人逃走?对他说知，反要泄漏天几(几，应作机)，瞒着他悄悄然去了，岂不安逸?”

白𧆥鬼听计，便将真珠宝贝，细软衣裳，打起两个私囤包，大家背上肩头，开了后门，一直望尽头路去了。

且说形容鬼在关上防守，一夜弗曾合眼，巴到大天白亮，忙回衙来，思量教白𧆥鬼拜本去请救兵。不料到得衙中，寻他夫妻两个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忙使人四下里追寻，那里有个影响?谁知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一霎时满关都晓得了。那些阴兵见主将逃走，便都弗怕军法从事，

乱窜起来；也有拿了衣包伞向关后逃命的，也有反把关门大开，让兵马进来的。形容鬼那里禁遏得住？只得拚此微躯，尽忠报国，扑通一声，跳在清白河水里，沫星弗曾泛一泛，早已变了落水鬼。

黑漆大头鬼进了关，便与迷露里鬼商议进兵。迷露里鬼道："此去只有阴阳界，是个险要之所，其他都不打紧。如今且把关前关后各路地面都收服了，使无后顾之忧，方可放心托胆杀上前去。"

黑漆大头鬼听计，便差人知会青胖大头鬼，教他领了枉死城兵马抄上手，自己与迷露里鬼领了鬼门关兵马抄下手，去抢各路未服地面，都到阴阳界会齐。那些小去处，兵微将寡，自然抵挡不住。于是孟婆庄土地讨债鬼，恶狗村土地白日鬼，血污池土地邋遢鬼，望乡台土地恋家鬼，陷人坑土地一脚鬼，温柔乡土地杀火鬼，俱递了降书降表，望风降附。

只有大排场土地自话鬼，不肯投降，与鬼谷先生徒弟摸壁鬼兄弟，算计迎敌；摆端正一个迷鬼阵，准备擒兵捉将。等到青胖大头鬼兵到，摸壁鬼自信凶，只道使的短枪神出因没，便目中无

人；骑一匹移花马，使起短枪，冲出阵来，迎着青胖大头鬼，搭上手就杀。战到十数合，渐渐抵敌不住。摸索鬼看见大阿哥枪法乱了，便使起七缠八丫叉杀来夹攻。战不多几合，摸索鬼手脚迟钝，早被青胖大头鬼一榔槌拍昏了头爿骨，一个连趾斤斗跌下马去，摸壁鬼吓得魂胆俱消，拍马落荒而走，望阴阳界去了。青胖大头鬼也不来追赶，引兵杀入阵中。自话鬼料无生路，只得拔根卵毛吊杀在大树上，变了一个吊杀鬼。

青胖大头鬼得了大排场，便望阴阳界进发，恰遇黑漆大头鬼也引兵到来，在三岔路口撞着，合兵一处，望阴阳界杀来。

正是：将军不下马，急急奔前程。不知阴阳界可曾攻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饿杀鬼听了刘打鬼有情无理一派鬼画策，就不顾是非曲直，冒冒失失去干。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，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灭，还带累无数文武官员军民人等，尽都家破人亡，岂非利令智昏乎？白蟒鬼不能做此官，行此礼，只知清风高调，对牛弹琴；及至兵临城下，将至濠边，非但一筹

莫展，反听了老婆舌头，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逃走得无影无踪，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。这般鬼头鬼脑，抗只星心使惫突，真难相与也。





何典卷十

第十回

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

词曰：

女扮男妆逃性命，何期闯入餐人境？
剩衣亭上见雌雄，夫妇巧相逢。
从军挂印征强寇，一鼓而擒皆授首。
功成名遂尽封官，从此大团圆。

——右调《庆功成》

话说两个大头鬼，攻破鬼门关，降了许多地面，引兵杀到阴阳界来。那守界的两个将官：一个叫做倒塔鬼，骑一只豁鼻头牛，使一把花斧头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一个叫做偷饭鬼，使一个饭榔槌，骑一匹养瘦马，足智多谋。自从摸壁鬼逃入界来，已晓得兵马将近，连夜端正压火砖，将要道所在，教鬼兵打好界墙，只空一个鬼门出入。

那倒塔鬼一团筋骨，技痒难熬，摩拳擦掌的专等兵马到来，思量杀得他马仰人翻，片甲不回。

偷饭鬼道："凡事小心为主。我们只宜守住老营，且奏闻阎罗天子，请发救兵到来，然后出战不迟。"

倒塔鬼爆跳如雷，道："你只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不过两个养发强盗，又不是三头六臂七手八脚的天神天将，就这等怕如折挨！岂不闻胆大有将军做？若如此胆门小，怎做得将军？"

话声未绝，只听得扑通的一个了铜铳（了字不解，疑是丫字之误。或谓了铜铳为卵丛铳之谐音；卵丛铳者，状手淫之词），破锣破鼓一齐响起来，那大头鬼兵马已到。倒塔鬼便骑上豁鼻头牛，拿着

花斧头杀出界来。黑漆大头鬼上前接住便杀。战了几十回合，倒塔鬼使尽了三十六板斧还敌不住，巴望偷饭鬼来助一臂之力，只听得已在那里打收兵锣，晓得后手兵弗应，心里慌张，被黑漆大头鬼一拆屋榔槌，把头都打扁了，便趁势杀过界来。偷饭鬼已将鬼门钉住，牢不可破，只得就在墙外安营。偷饭鬼便差赍奏鬼连夜上酆都来求救。

阎王闻奏大惊，忙与众官计议。

甘蔗丞相道："闻得两个大头鬼凶不可当。倒塔鬼尚然被赶，朝中将官料无敌手。若免强差他们前去，终归一败涂地。不如出道招贤旨意，倘有奇才异能之士，应募前来，庶可一战成功。"

识宝太师道："救兵如救火。若专靠召募，未免远水救不得近火，还当先差一将前去，与偷饭鬼并胆同心，守住老营；一面出榜召募，方可万无一失。"

阎王依奏，便差无常鬼领兵前去；随即出了王榜，各处张挂："如有降杀好汉前来应募者，俱到酆都城外点鬼坛取齐"，命甘丞相专司其事，不题。

且说那臭鬼，自从活死人起身之后，也便收

拾些出门弗认货，各处去做那露天生意。忽闻得大头鬼据了枉死城谋反，已将鬼门关攻破，恐怕妻孥老小举家惊惶，急急赶回家中。正值青胖大头鬼争田夺地之时，各处村坊百姓，尽都扶老携幼，弃家逃命，路上络绎不绝。臭鬼见了这般形势，便教妻女也收拾出门逃难。臭花娘自道标致，恐怕路上惹祸招非，便把臭鬼的替换衣裳穿着起来，扮了男子，宛然一个撒屁后生。大家出门，不知天东地西，随了许多难民一路行去，正撞着青胖大头鬼大队人马过来，把他一家门冲得东飘西散。

臭花娘不见了亲爷娘活老子，只得跟了毒生鬼走路。无如走得甚慢，众鬼那里来顾他？你东我西，各自去了。幸亏身边藏有活死人送的辟谷丸。倒也不愁饥饿，只得拣着活路头上，缓缓而行。

碰霜露雪行了几日，来到一个山脚根头，见有一棵千年不长黄杨树，树底下滚一个蛮大的磨光石卵子。他看得大树底下好遮阴，便坐下少憩，不觉靠在树上困着了。

谁知这个山，名为撮合山。山里有个女怪，叫做罗刹女，住在湾山角络一间剥衣亭里，专好

吃男子骨髓，时常在山前山后四处八路巡视，遇有男子走过，便将随身一件宝贝，名为熄火罐头，抛来罩住，凭他铜头铁额的硬汉，都弄得腰瘫背折，垂头丧气，不能动弹；由他捉回亭中，把根千丈麻绳打个死结缚住了，厌烦时便来呼他的骨髓吃。呼干了将人渣丢落，再去寻一个。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。

那日走到山脚下，看见一个俊俏书生，坐在树阴底下打磕睡，喜之不胜，走上前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抱了就走。臭花娘惊醒，开眼看时，见是一个粗眉大眼，双肩抱力的拖牙须堂客，打扮得妖妖娆娆的，抱着他飞跑。须臾，来至一间亭子里，放在牙床上，便来呼他的骨髓吃；见是个女子，不觉大怒，拿起一把软尖刀来，架在他颈骨上，骂道："你是那里来的穷鬼？连卵都穷落了！还要衣冠济楚的装着体面来戏弄老娘！是何道理？"

臭花娘只得哀求苦脑告诉他："实系为着逃难，所以女扮男妆，并非有心来戏弄奶奶。"

罗刹女见称他奶奶，不觉欢喜道："你既这等知文达礼，晓得敬重我，若肯住在这里，与我做个好淘伴，便饶你性命。"

臭花娘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，只得应承了，罗刹女方拿开刀，放他起来。臭花娘见他喜欢鬼奉承的，就只管“奶奶长”“奶奶短”的趋奉他。罗刹女愈加快活，便教会他使软尖刀并许多拿人法则，臭花娘也心领神会。

住了几日，那罗刹女又出去捉一个男子回来；臭花娘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原来正是活死人。

却说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几时，听得大头鬼反了，心中掉弗落臭花娘，便辞别冒失鬼，起身望温柔乡来。到得臭鬼家里，但见墙坍壁倒，鬼脚指头不见一个。近地里又弄得断绝人烟，无处访问。心里着急，只得瞎天盲地各处去追寻。偶在撮合山边经过，恰被罗刹女下山撞见，便拿出熄火罐头罩来。一声响，把他连头搭脑罩住。幸亏他曾吃过仙丹，有些熬炼，但觉得浑身麻木，不致就倒。罗刹女见弄他不翻，忙解下臭脚带来，把他扎手缚脚，周身捆住，抱回亭中，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。臭花娘看在旁边，真是眼饱肚中饥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罗刹女吃了一个畅快，方向活死人头上取下熄火罐头来。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堑跑了一回路，也觉得有些吃力，便横在床上困着了；那罐头也丢在床边，

未曾收拾。

臭花娘看这罐头时，宛似个小和尚帽模样，便轻轻偷来，坑在身边，方拿起软尖刀来，把活死人身上臭脚带一刀割断。活死人便手脚活动，忙向臭花娘手里接过刀来，就有刀杀得人，望着罗刹女颈骨上斩去。不料误斩了面孔，斩得火星直迸。原来那罗刹女炼就的一副老面皮，真是三刀斫弗入，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动。罗刹女梦中惊醒，跳起身来。活死人乘势望他心口里一刀戳去，早已白刀进了红刀出，挖去一块心头肉，连搭子血都抠了出来，死在床上。便放下刀，向臭花娘称谢。

臭花娘见他不认得了，便将自己来踪去迹告诉他。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，大喜道："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"。也将别后事情，粗枝大叶说与他听了。臭花娘喜之不胜。

活死人道："这里不是安身之所。目今各处只有黑甜乡里最为太平，不如同到那里去住几时，再作道理。"

臭花娘听说，便要向罗刹女身上剥死人衣裳下来，改换妆束。活死人止住道："这里到黑

甜乡，还有许多脚边路。若男女同行，反要被人盘诘，担搁工夫；不如依旧男妆，只说是兄弟陶里（陶里，犹言辈），那里便有人来扳桩相脚？”臭花娘欣然乐从。活死人便搀着他，走到山下，望黑甜乡一路行来。

将近冒失鬼家里，正撞着冒失鬼骑只无笼头马，拿着大木关刀；后面地里鬼也骑着两头马，拿把杀手锏，自骑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来。见了活死人，忙下马相见。

冒失鬼道：“你如何到今日之下才来？我们望你，连颈柱骨都望长了！”

指着臭花娘道：“此位又是何人？”

活死人道：“这是我同胞兄弟，叫做雌雄人。你们要望我来做甚么？这般行径，却到那里去？”

地里鬼便道：“你难道不听闻？目今阎罗王出榜招贤，我们思量去投军，干功立业；等你不见来，只得想先去了。如今你来得正好，便可一同去罢。”

活死人道：“同去固好，只是你们骑着马，教我两个那里跟得上？若教你们放着马步行，又觉弗讲情理。”

地里鬼道：“这也容易。近地里有个马鬼，一

向在七国里贩牛，近来又在八国里贩马，前日贩了一群鬼马，回来发卖。就是我们骑的马，也是问他买的。只消再去买两匹就是了。”

活死人笑道：“有的不知无的苦。教我们穷人穷马，那里买得起？”

地里鬼一头笑，指着冒失鬼道：“有空心大老官在此。他惯买马别人骑；就是我骑的马，也是他买的。索性一客弗烦两主，等他做个出钱施主何如？”

冒失鬼也道：“你只去拣中意，待我出钱便了。”

遂大家一同来到马鬼家里，问他要马看。

马鬼道：“可惜你们来迟脚短，马已卖完了。”

地里鬼见门槛底下露出马脚来，便道：“这门里的不是马蹄？怎说卖完？”

马鬼道：“这是两只拣落尽残的驴子，怎说是马？”

活死人道：“老话头：无马狗牵犁。狗尚可当马用，驴子倒怕不如着狗。譬如步行，就是驴子便了。我们会骑只驴子贼马来的。且到前路看，倘有五马换六驴的人来，卖只驴买马骑，也

来得及。”

马鬼便牵出两只驴子来：一只是木驴，一只是别脚驴子。地里鬼故意千嫌百比，马鬼便不敢争多论寡，就烂狗屎价钱买成了。活死人让臭花娘骑了木驴，自己骑了别脚驴子，冒失鬼地里鬼都上了马，骑出大路，马不停蹄，望酆都城来。

那消几日工夫，到了城外；转到点鬼坛前，见有个铁将军把门，便上前报了名。将军见说是鬼谷先生徒弟，又见他们人材出众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甘蔗丞相。丞相便传他们进见，讲道些兵法武艺，尽皆问一答十，应对如流，喜出望外；就领他们进城，来到朝门外伺候。自己入朝，奏知阎王。阎王传旨，宣入四鬼，来至森罗殿上，一双空手见阎王。

阎王见冒失鬼魁梧奇伟，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，地里鬼精奇古怪，谅必有些本事。正欲与他们计议战守之策，忽见朝门外传进无常鬼奏章来，说：“两个大头鬼见臣钉住鬼门关固守不战，便教贼兵爬墙摸壁，在界墙上对壁撞，掘壁洞，拆壁脚，千十六样鑿凿，弄得墙坍壁倒，危在旦夕。请速发救兵，庶保无虞。”

阎王见奏，怒道：“那大头鬼有都大本领，却

敢如此猖獗!”

活死人见阎王发怒,便奏道:“臣虽不才,愿领阴兵前去。誓必将那大头鬼生擒活捉回来,凭殿下把他斩头沥血、抠心挖胆的治罪,方见手叚(叚当作段)。”

阎王大喜道:“卿若果能成功,寡人自有重赏。”

便即点起阴兵,教活死人挂了骑缝印,做大元帅,冒失鬼为开路先锋,地里鬼雌雄人为参谋,引兵前去救应。四鬼谢恩受职,活死人又奏讨军器马匹,阎王便差护身将领他到武库中去,任凭拣选。

活死人来到库中,见十八般武艺,一应俱全。千中拣一,只有一枝戳空枪,趁手好使,便拿了回到殿上。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,牵只异兽,生得身高八尺,有头无尾,周身毛羽,像是扁毛众生,却又四脚着实。

阎王指示活死人道:“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,名为衣冠禽兽,捋顺了毛,倒也驯良。今赐卿做个坐骑,壮壮威风。”

活死人谢恩领受,陛辞起身,扯足顺风旗,鸦飞鹊乱,望阴阳界进发。

将近界上，忽望见前路烟尘抖乱，手铳齐响，晓得界上交战。忙催兵向前救应，正见两个大头鬼，把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追得八只脚跑弗及。冒失鬼便举起大木关刀，拍马上前，敌住青胖大头鬼；活死人挺着戳空枪，来战黑漆大头鬼；地里鬼也舞起杀手锏，上前助战。对阵迷露鬼轻骨头鬼一齐杀来。无党鬼偷饭鬼摸壁鬼也都掇转马头来，大家混战。

且说活死人与黑漆大头鬼两个，正在棋逢敌手，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。战够多时，被活死人捉个破绽，一枪戳去，把纸糊头老虎戳穿。那老虎痛极，薄屎直射，一个虎跳，把黑漆大头鬼掀下背来。活死人乘势对肚皮一枪，把他那条烂肚肠也带在枪头上抽了出来，变做个空心鬼，死在地下。再说那冒失鬼，与青胖大头鬼战了数十合，抵当不住，回同马便走。青胖大头鬼纵虎赶来，雌雄人看见，忙取出熄罐头来，望准青胖大头鬼抛去，一声响，将他罩住，把个青筋饱绽的大头，弄得软瘫热化，眼泪攧攧落，不能动弹。冒失鬼缩身转来，将根臭皮条把他连皮搭骨捆定，活捉住了。迷露里鬼也被地里鬼一杀手锏打得头八丫爿。只有轻骨头鬼骨头无得三两重，手

轻脚健的跑得快，被他溜个眼弗见，逃回枉死城去了。那些无名小卒，尽都解甲投降。

活死人收兵来至界上，便差地里鬼无常鬼摸壁鬼分头去平服各路地面，自与雌雄人冒失鬼偷饭鬼过了鬼门关，望枉死城来。

且说轻骨头鬼虽然逃得小性命，那把两面三刀又被杀人场上偷刀贼偷了去，赤手空拳，来到枉死城中，欲与推船头鬼算计，走清江所路。那些无名头百姓，闻得大头鬼已死，便将他两个捉住，等到活死人兵到，便香花灯烛，迎接入城，解上二鬼。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斩首示众。冒失鬼押到十字街底里，举起大木关刀，犹如破瓜切菜，一刀一个，都已头弗拉颈上，结成碗大的疤，变做两个无头鬼。

活死人安民已毕，恰好地里鬼等也平定了各处，俱到枉死城来会。活死人便教无常鬼权署城隍事，自己领了众鬼，奏凯还朝。恐怕青胖大头鬼路上发强，出空一个石灰叉(叉，当作叉)袋，把他袋入里面，捆在马背上。青胖大头鬼落了鬼袋，在内爬搬弗穿，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，好不气闷。

活死人回到酆都城，将兵马屯住，自与众鬼

入朝献俘。阎王大喜，慰劳了一番，便教将青胖大头鬼押赴市曹，剥皮蹬卵子，拆了骨头。就在森罗殿上排下太平筵宴，君臣同乐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又宣众鬼入朝，论功行赏，便封活死人为蓬头大将，地里鬼为狗头军师，同辅朝政；冒失鬼为捧盆将军，镇守鬼门关；偷饭鬼为尽盘将军，摸壁鬼为冬瓜将军，同守阴阳界；雌雄人为塞杀将，护守酆都城各阴门；无常鬼实授枉死城城隍；阴兵犒赏酒肉白米饭，散归营伍。众鬼都谢恩领职，只有雌雄人红着鬼脸不谢。阎王问道："汝独不谢恩，莫非嫌官小么？"

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："他实非男子，原是臣之聘妻，叫做臭花娘"。便将他女扮男妆，移名换姓，及擒兵捉将前后事迹，一一奏闻。阎王便改封为女将军，教宫娥领他入宫，改换装束。

宫娥引了臭花娘来至宫中，朝见王妃，奏知其事。王妃便将出长裙短袄，凤冠霞帔与他替换；又教宫娥替他梳头攒鬏，插花戴朵，搽粉点胭脂，改了女妆；又赏了一副竖头铺盖，一座虚花镜架，一个箍旧马桶。

臭花娘谢了王妃，回到殿上，阎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掼纱帽，穿了挂挂朝衣，就在森罗殿上朝

了阎王四双八拜，做了亲。钦赐一个起家宅基，与他居住。

夫妻谢了恩，来到新宅基里看时，但见檐头高三尺；许多门窗户闼，尽皆朱红惨绿；一应家伙什物，也都千端百正。满心欢喜，就安居乐业的住在里头，生儿哺种。后来养了两个送终儿子：叫做活龙活现，俱做蚂蚁大官。夫妻两个，直到头白老死。此是后话，不题。

正是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要知大概结局，且俟后来续编。

诗曰：　文章自古无凭据，花样重新做出来。
　　　　拾得篮中就是菜，得开怀处且开怀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臭花娘女扮男妆，出门逃难，只道凡人弗识，偏遇着罗刹女，被他扳桩相，显了原形。活死人为了臭花娘，心忙胆碎，东奔西走；不料狭路相逢，也遭他臭脚带捆住，不免弄得束手待毙。幸亏天无绝人之路，搭得臭花娘一刀割断，便撒手放脚，可以借刀杀人。罗刹女虽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，也不免白刀进了红刀出矣。从此夫妻

双双，无挂无牵，远走高飞，而又适逢世乱荒荒，得以登坛拜将，建功立业，夫妻偕老，青史留名。若不是一番寒彻骨，那里有梅花扑鼻香哉？

跋

《何典》一书，上邑张南庄先生作也。先生为姑丈春蕃式尹之尊人，外兄小蕃学博之祖。当乾嘉时，邑中有十布衣，皆高才不遇者，而先生为之冠。先生书法欧阳，诗宗范陆，尤劬书：岁入千金，尽以购善本，藏书甲于时。著作等身；而身后不名一钱，无力付手民。忆余髫龄时，犹见先生编年诗稿，蝇头细书，共十余册。而咸丰初，“红巾”据邑城，尽付一炬；独是书幸存。夫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，乌足以见先生？然并是书不传，则吉光片羽，无复留者，后人又何自见先生？爰商于缕馨仙史，代为印行，庶后人借是书见先生，而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也。光绪戊寅端午前一日，海上餐霞客跋。